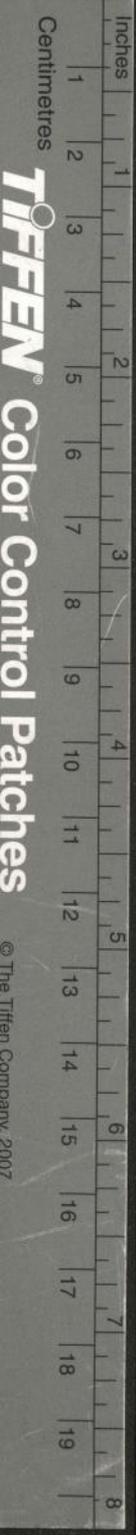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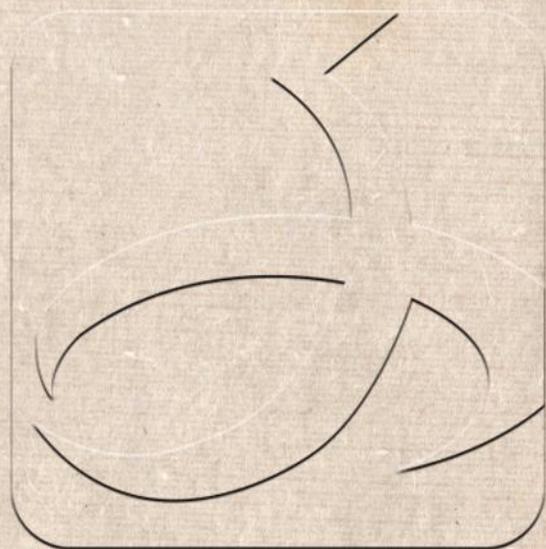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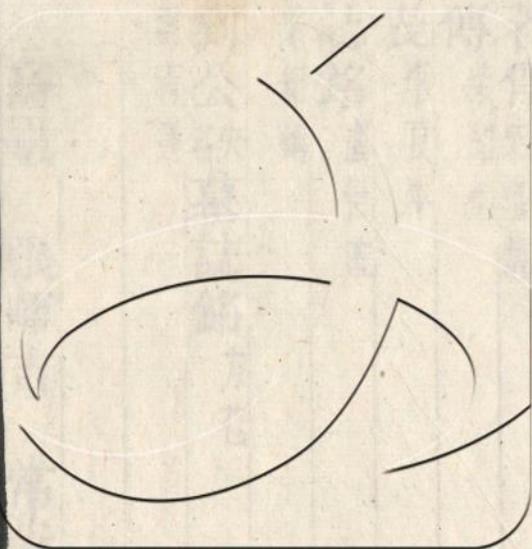
782.17
8324
:46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碑傳集

第四十六冊
逸民



卷二百二十三
之三百二十四

1570259

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三目錄

逸民上之上

徐先生柏齡墓誌銘 朱彝尊

吳生其沆行狀 顧炎武

王文學先生毓著傳 潘集附

祝孝廉先生淵傳 柴紹炳

吳處士天泰墓表 李良年

張先生應泰墓誌銘 盧世淮

陸徵君彥龍傳 柴紹炳

明故兵部郎中劉公名墓誌銘 方苞

盧和尚象晉傳 劉青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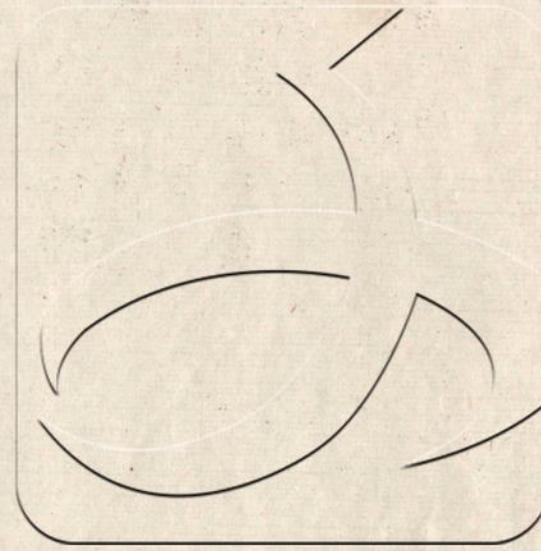
隱逸傳 鄭廉

張昉 翮 高暎 張暉 吉 常安

魏徵君兆鳳墓表 彭士望

浮屠不盈傳 劉佑

王受命



談先生遷墓表 黃宗義

許肇篋傳 陳維崧

秦處士驥生傳 王源

題餓夫彭之燦墓石 孫奇逢

高高士踰駢傳 陳鵬年

理君安和傳 張遠覽

顧高士夢游傳 施閏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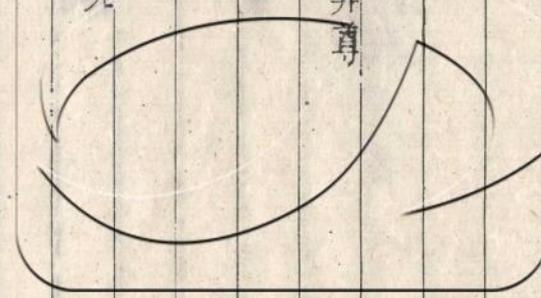
貞毅先生朱士稚墓表 朱彝尊

楊顧兩先生傳 汪苑

楊彝 顧夢麟

梁知縣以樟傳 喬萊

侯貞憲先生泓墓誌銘 汪琬



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三

逸民上之上

徐先生柏齡墓誌銘 朱彝尊

崇禎三年秋漳浦黃公道周來典浙江鄉試榜既放以力學勸門弟子久之公以言事獲罪出至杭州愛大滌山治精舍著書門弟子皆從講學甲申以後忠節則慈谿劉振之而強錢塘姚奇允有僕經術則海甯朱朝瑛美之仁和孟應春長民餘姚何瑞圖義兆書法則嘉興汪挺無上而徐先生柏齡節之以詩畫頡頏其閒黃公贈以五言曰節之貽我詩十章大清脫其賞譽若是先生五試禮部不利署永嘉縣儒學教諭歲乙酉兵部尚書張公國維督師于浙黃公乞其師誅馬士英阮大鍼以謝天下計不就先生遇之金華相對泣下會南京破黃公旋死于難先生自甌閒道入閩一官轉徙出入江海中尋匿羅陽之天闕山亂定始歸里或勸先生仍與計吏借先生笑不應也先生於學務博經史之外旁及三乘九籥以及方書命訣穴法靡不研究黃公戒之曰神仙我道之僕隸釋典大學之灰塵先生乃反約焉迨身罹禍難衝波潮蹈鋒

嘉興錢儀吉纂錄



刃幸而獲免乃復參禪家宗旨深自晦迹蓋憂患之餘有託然矣徐氏之先太宰諱德夫從宋高宗南渡傳至志善明洪武中舉賢良方正其裔孫曰廷瑞者先生曾祖考也曰脩職郎恭城丞霑者祖考也曰歲貢生宏源者考也曰處士宏澤者本生考也配潘氏先生卒時年七十有三子三人燦心某某孫男六人女二人自處士以詩畫名萬歷中與李少卿日華陳徵士繼儒聲相埒傳有竹浪齋集先生繼之至燦心三世皆善詩畫論者以為難先生之葬也燦心來乞銘嗚呼士君子生革命之時義不事二君流離困厄其官闕行事不多表見則惟鄉黨後死者知之然語焉而終不詳也宋文信公死柴市當時守義不為元屈者皆其弟子賓客作史者諱不書儒生懷古遠輯舊聞為遺民錄猶憾其湮沒不傳者多也黃公殉國與信公無異而先生實出其門秉師之訓終始不渝其節安知後之論世者不於國史之外錄及遺民則先生其一矣是不可以無銘銘曰

仕有版官無解守師傳遯靡悔

吳生其沆行狀

顧炎武

自余所及見里中二三十年來號為文人者無不以浮名為務而余與

同邑歸生獨喜為古文辭砥行立節落落不苟於世人以為狂已而又得吳生吳生少余兩人七歲以貧客嘉定於書自左氏下至南北史無不纖悉強記其所為詩多怨聲近西州子夜諸歌曲而炎武有叔蘭服少兩人二歲姊子徐履忱少吳生九歲五人各能飲三四斗五月之朔四人者持觥至余舍為母壽退而飲至夜半抵掌而談樂甚旦日別去余遂出赴楊公之辟未旬日而北兵渡江余從軍於蘇歸而崑山起義兵歸生與焉尋亦竟得脫而吳生死矣余母亦不食卒其九月余始過吳生之居而問焉則其母方煢煢獨坐告余曰吳氏五世單傳未亡人惟一子一女女被俘子死矣有孫二歲亦死矣余既痛吳生之交又念四人者持觥以壽吾母而吾今以衰經見吳生之母於悲哀其子之時於是不知涕淚之橫集也生名其沆字同初嘉定縣學生員世本儒家生尤夙慧下筆數千言試輒第一風流自喜其天性也每言及君父之際及交友然諾則斷然不渝北京之變作大行皇帝大行皇后二誄見稱於時與余三人每一文出更相寫錄北兵至後遺余書及記事一篇又從余叔處得詩二首皆激烈悲切有古人之遺風然後知閨情諸作其寄興之文而生之可重者不在此也生居崑山當抗敵時守城不出

以死死者四萬人莫知屍處以生平日憂國不忘君義形於文若此其死豈顧問哉生事母孝每夜歸必與母言所與往來者為誰某某最厚死後炎武嘗三過其居無已則遣僕夫視焉母見之未嘗不涕泣又幾其子之不死而復還也然生實死矣生所為文最多在其婦翁處不肯傳傳其寫錄在余兩人處者凡二卷

王文學先生毓著傳

潘集附

王文學元趾名毓著紹興會稽人也王故越中名族元趾負逸才冠于羣從天性孝友方昏有室遭父喪讀禮不內寢者經歲母夫人卒哀毀損目終喪臥蓐不起涕淚斑瀾漬枕席其篤孝如此童幼時樸訥不惠就塾師受句讀苦不甚記憶人與語唯唯而已年十六才學為文即遠過作者所親客覽之盡驚以為筆體經口此子不易測尋補邑諸生聲聞日起然元趾好書尚氣多四方之交慷慨負俗亦落落不可人意人謗譽之不顧其為自喜益甚有以文質者雖寒暑罷劇必手定甲乙片言偶愜歎美不虛口其攬結豪賢殷勤款嘗恐交臂失之即有緩急期會疾風雨不辭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有古人興味以故海內聞其名造請者戶外履恆滿元趾既雅遊不事家人生產胸懷魁壘未肯拘矜

咫尺其所至賓朋高譙好挾小史歌兒彈絲品竹雜坐命觴呼盧投壺酒酣以往調笑跌宕竟日夕忘倦至立心制行矯然以名教自持公正發憤抗論不少貶素出念臺劉公門最器重之子嘗遊會稽獲交諸君子乃元趾最先過從予觀其人嚙顏修幹舉止嶽嵒口吃不能道辭而氣意甚盛落筆言語妙天下既與予相知頗能任率居無何即有甲申之變南都新政元趾逆知其敗遇越人有自白下歸者每從訊時事輒搯扼浩歎曰休矣吾恨不立磔柄人肉喂吾家豚犬也既而北兵南渡尋已降下浙郡縣望風納款比戶釀金具牛酒迎犒元趾方倉次聞之怒投箸而起須髯戟張尋以大義白兩兄弟已矣身為越國男子豈蒙面活耶兩兄意稍難之元趾笑曰舍生取義吾不倉言願以孺子為託既而復為致命篇云云又上書念臺劉公曰門人某已得死所願先生早自決毋為王炎午所弔蓋聞公赴水不沒餓十日未瞑也肅衣冠出榜其詩文于宋義士衛士唐公祠趨文廟四拜自訟曰君殉國士殉泮正也泮水淺乃之柳橋下家人聞以報兩兄兩兄曰噫死矣吾弟哭而迹之柳潭見元趾端坐水一方衣冠如故顏色不變烏虜異哉當是時過而弔之者傾越郡人初同邑有儒士潘集字子翔年少落拓人目

為狂生比聞元趾殉乃仰天椎心疾走大呼于市已復為文慟哭之竟
出東門外半里許袖二石自沈渡東橋下死死之日遠近聞其事者亦
無論知與不知皆為流涕或曰後十三日又有死者周卜年云
論曰子頃重過越城舟經柳橋下客為指示元趾死處因相對歔歔流
涕想見其生平然元趾一介儒生素位何害將所稱姚樞許衡者非邪
君子中庸希傳鄒魯顧語曰匹夫不可奪志要如王生硜硜潘周景赴
百世而下仰其風流殆與首陽爭烈矣

祝孝廉先生淵傳

柴紹炳

祝孝廉開美名淵杭州海甯人也父口口字口口任中書進秩評事自
評事以上四世皆舉明經甲科為顯官故祝氏為東海望族開美為評
事伯子幼有至性讀書彊記過目不忘八歲為南御史孫公光裕所器
令入太學肄業習禮如成人見者異之三試京兆不利乃更就錢唐里
試補邑諸生崇禎癸酉以尚書舉鄉薦裁踰弱冠開美欲然自下砥志
力學益敦門內行務為醇謹嘗下帷棲廬峯頂蘭若歲時不歸僧徒樵
牧但聞曉夕吟誦聲罕識其面一應進士舉報罷意豁如也連遭評事
公及母孺人喪哀毀中禮士大夫稱其孝壬午將會試北上適都御史

劉公以直諫忤旨罷斥開美上書力爭之其旨切直上覽之不憚下部
切責然開美實未識劉公也自是策蹇出都於潞河舟次追及劉公執
贄稱弟子求進於學其明年部議罷試不許尋奉旨追詰主使遣緹騎
在所逮訊時開美方家居臥病聞報即束身就道至禾中謁臺使者請
金吾即日長發金吾索賂不得則大恚次日于宏文館宣勅四方傳觀
者不下萬人誤疑時貴矯制皆發憤呼譟聲四起金吾懼踰垣走匿眾
怒猶未平開美侃然曉以大義騎卒僅免當是時五郡好誼之士釀金
而贖者多日中走百里至開美俱堅卻之詰朝遂行金吾乃更改容禮
敬焉甲申春正月抵都詔獄對簿拷掠備至嘔血升許應對亡失辭其
處獄中猶日誦周易毛詩不輟三月奉詔釋繫時有闖賊之禍甫就邸
京師陷矣開美聞先帝后並殉社稷仰天號慟奮不欲生會其同鄉吳
公麟徵就義未殉屬以經紀後事于是開美為躬視含殮預辦歸櫬詳
具吳蕃昌所為忠節年譜中已聞道南還達留都時劉公宗周起諫院
上書白開美冤狀一時前達如陳公子龍輩並拜疏推薦廷議將不次
錄用然是時狃于偏安無復遠畫未幾劉公以掌臺言事不合去開美
亦浩然有歸志矣開美初爭山陰事未決復謂陽羨誤國欲具疏痛陳

時弊以劉公言不果上至是憤柄人馬士英貪濁抗言請誅爲銀臺主者所格搯扼而退秋七月還里遂焚巾衫賦詩自警居平布衣疏食自稱罪人然其講道益力乙酉夏南都既潰北兵尋抵浙檄下郡縣開美聞其事卽憤懣闔戶自經其弟口排闥泣解之友人陳確至語以葬母有期曷稍待以瞑開美于是力營王孺人葬畢尋感疾預出遺囑數則授諸弟又口誦昔賢詩見志遂巡數日竟歿年裁三十有五開美身脩而清癯容止閒肅其生平動諧禮法儕偶相匡洞見肝膈復善談說便典雅千言聽者忘罷善作小篆楷法尤秀勁有姿頗似董宗伯工文章期於稱質如請留憲臣疏吳太常殉節實錄海內多誦之所友如陳乾初確吳仲木蕃昌諸子俱好學志節之士其弟口作開美年譜裁次有法子某某大都不墜門風

論曰曩予習聞祝孝廉名才一通問未獲稱密交也方癸未檻車就徵友人輩爲予言開美慷慨北首此其誼至烈未幾而兩都踵覆孝廉卒以感憤死國然開美始尙氣決終于入道臨命從容此豈與輕生釣名者等也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開美其庶幾哉

吳處士天泰墓表 李良年

自頃革代之際浙方用兵而吾嘉實當重困士之衝犯鋒鏑與其流離顛隕于荒陬斷谷之間有雖死而非其志者若夫志士仁人遭逢多故矯首抗節君子取之予嘗問諸故老而日月姓氏不著于人間蓋其湮滅而無聞者亦多矣而朗豫吳先生之死特著其子周瑾又屬予表其墓故得而詳焉按狀先生諱天泰一字謚生秀水人生而敏異讀書負大志臨財無苟得而能急人之難國家方以八股取士而先生特尙儒者之學以發明經術爲務然出其餘技爲制舉文累試茂才第一由此知名郡中先達司馬沈公思孝岳公元聲家太僕日華一見皆許爲國士有阮君者官南京武選司主事與先生善後歸滇中憐先生貧以所居園亭及人所貸金三千兩爲贈先生使委之故吏而已卒不受同邑項君且死無一錢先生百計經理之并葬其妻子先生之不以死生得失貳其心類如此將舉明經會遭兵革乃絕意通顯以某月日詣學博士除其名當是時諸生不知進退見先生所爲于是紛紛多告去者凡百有餘人當郡中兵起徐公石麒麟屠君象美皆先生舊好約與俱動先生曰事不可爲矣諸君死于野吾死于寢等死耳遂棄家走松陵居僧舍中凡若干日死于餓嗚呼偉哉若先生者非所謂抗節以死與是尙

可謂死焉不以其志者與或謂先生未嘗仕也尚不獲邀一命之榮而死其君過矣雖然士之于君猶女子之于夫此理終不可易前賢乃有以女子未嫁而殉者為情之過此特不以垂訓耳非謂必不當殉也而世之人疑焉嗟乎已嫁而不殉者多矣人皆寬之未嫁而殉則從而議之其論先生何以異于是哉此天下所以無志士無貞女也先生子四人周瑾曰未廩于庠並有文名某某俱弟子員以歲癸卯卜葬于秀水之思賢鄉距先生沒十有九年矣

張先生應泰墓誌銘 盧世淮

張公既沒其子素行持狀踵門問銘於盧子盧子取而讀之蕭蕭數語不誕不支張公在焉呼之或出喟然曰隱者也是不可不銘按狀公先世山東青州壽光人後徙河間景州始祖諱原魯原魯生貴貴生剛剛生迪迪生擎擎生守廉是為公父凡七世矣耕讀傳家不見異物而遷乃鍾美於公公諱應泰字青軒號佐明鄉黨尊之咸稱為佐明先生先生抱秀質有遠神博極羣書不扇不爐如饑如渴乃絕意仕進以處士終平生精力專注於書又喜飲酒起園開逕以松石自娛不妄與人交視躬嚴淨洒雪凝冰而一歸於厚敦宗族洽鄰里賑窮乏澤枯骨善事

莫可枚舉春秋佳日借心知人登高詠曠藹如也浩如也性與道親黃帽青鞋白藤綠玉翩翩為林澤之遊又製一古錦囊舉得意書納其中曰我死則用以殉葬嗟乎古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若先生者非所謂今之古人耶先生生於萬曆辛巳四月初八日子時卒於順治丙戌八月二十日戌時享年六十有六配高氏一女適德州程賁一子即素行娶吳橋盧繼曾女一孫國棟娶德州程觀女一孫女尚幼茲卜三月十三日與元配高孀人合葬於祖塋之次銘曰卓哉先生精英炳煥萬卷五車千條一貫興到操觚朋來染翰花竹琴樽其樂衍衍天解神行密參潛翫自理於民自藏於畔入管之室登陶之岸稽首勒銘一辭莫贊

陸徵君彥龍傳 柴紹炳

陸子驤武者名彥龍同郡仁和人也祖振音治易舉孝廉學者號庸成先生父允同字汝錫邑茂才有長者行母鍾始娠身臨月夜夢有龍蜿蜒五色自空下繞庭戶翼日產驤武頭角嶄然家人輩環視意有非常絕愛之爰命曰夢龍已又更今名云驤武兒時早惠不好弄出口成章少長倜儻有大度既弱冠益務博學工文詞補邑諸生累試輒高等意

氣爽邁饒姿致脩長白晷舉止軒軒被服嫺雅甚都遑酒閒談次遠近
畢集驥武尋至高冠廣裏願盼熀如音吐絡繹亡慮傾其座人矣華亭
陳給事有當世名嘗一過湖上驥武偕數輩通問值臥時不起卽叱門
者覆刺貽詩風之給事接覽歡然追謁修謝爲延譽當塗彌相契重談
者兩賢之居平負其高才狎使儕俗或指目爲狂生載一被放益跌宕
好酒及色里中抑鬱不自得歲中彊半襍被走四方所至見遲諸公閒
爲治橐中裝累數千金輒散去坐是家徒四壁立亡有日晚不能舉
火有蹙額相告者意豁然也驥武苦貧處負郭窮巷然聲稱大起交遊
徧海內乃獨與其同郡陸圻培堦兄弟及朱革斯徐繼恩吳百朋陳廷
會孫治諸子者最相友善文義劇切頗有澄清天下之志會兩都告變
北兵且渡江一日十數警望風奪氣度此鄉無可爲者于是搯腕流涕
啟其家大人挾策如新安郡適故御史金聲特起監軍驥武乃從口畫
便宜緣與用事者抵牾大計不就當是時唐邸稱制乃閒道去閩士大
夫咸重驥武名交章薦之詔特徵令所在有司身爲之勸駕刻日詣行
在所驥武上勘亂六策其語皆切時弊可用旣報聞令解褐授職禁苑
驥武以己本儒生宿負才望恥用口舌得官乃自陳願就制科未幾省

試報罷閩事亦僨乘輿不可問郡縣悉烏獸竄驥武遯跡入武夷山中
爲人窮索屢陷于危又比歲兵燹道梗閩浙息耗斷絕其父汝錫公坐
无妄被收發憤病卒而驥武初不獲訃踰歲始聞聞之日驚號暴仆已
仰天椎心嘔血盈斗倉卒立就道見星而奔重趼還里比抵舍望見靈
筵以顙搏地曰龍不孝違離膝下不自意大人之坐累至此極也因號
勵扶服叩頭母夫人前握手二弟於邑勞苦俱相鄉失聲左右者莫能
仰視頃之力疾營葬事毀瘁萬狀血膈寢劇末由進勺飲蓋聞訃踰月
而還里治喪治喪又踰月而疾革以死死而亡子有一女春秋三十有
六耳先與驥武友善者陸培以殉難物至是則陸圻孫治佐乃弟雲龍
爲經紀其後事乃六七君子刊定遺著如燹餘橐暨徵君集凡若干卷
行世
論曰始驥武年少高才意不可當世乃竟阨于一第雖抱書叩闕見讐
人主而時會齟齬卒用納履何其舛也旣以遭亂留滯一哀絕命枯魚
銜索自古痛之若徵君之至性發中未遑以生養不可謂非死者矣
語稱不得中行必也狂狷在昔禰正平阮嗣宗之流負俗未易要其節
趣較然豈與鄙儒小拘同類而道哉悲夫今僕于陸生亦云

明故兵部郎中劉公名墓誌銘方苞

崇禎十七年春三月丙午賊李自成陷京師莊烈帝死社稷越日出殯東華門外有明臣擗踊號呼以前哭三日無停聲伏地昏然且死其家人跡之而負以去時眾方鬪竟莫知為誰其後李國楨死于山陵一時遂爭傳為國楨事而習于國楨者又按時日以推其跡而以為無有康熙己巳余游真江遇蜀人劉孟易偶言及明季事及此孟易蹙然曰是吾先子也甲申城陷失先子所在僕邱文求索數日以歸昏然迷人事越日而蘇臥疾數月常忽忽自恨賣卜燕市居六年病且革泣而曰吾昔擗踊東華見大行皇帝短衣短褶先后繼以小牀載至鼻有傷痕易棺再斂藉灰掩紙而已我死斂用灰數斗紙覆之加於此者子為不孝戚友為不仁因出公手書遺令示余又十年而孟易改葬公于金陵求銘于余余觀公之生也不欲以此自見必不忍以垂死之言欺其子而國楨之事襍出于一時紀事之書著于南渡褒卹易名之典又非可苟冒也豈臨于梓宮者公死于山陵者國楨而世傳為一人事歟此跡之眾著者經時未久而已難得其實如此此古之人所以重于為史而不敢自任也然吾觀百家所記往往同事而異其人而太史公之書有一

事再見而彼此相抵者豈非傳聞異辭無所據以考其信故並存以不廢歟然則公之義又惡可沒哉公蜀邛大邑人崇禎辛未進士由司理累官兵部郎中嘗讞大獄陳時事再忤莊烈帝特命謫官初娶金氏生子孟鼎再娶汪氏生孟京及一女子又娶傅氏生一女一子即孟易女與前夫人子女皆在大邑蜀亂不知所終公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前夫人所葬大邑今耐者獨傅氏夫人生于某年某日某日卒于某年某日與公合葬京師某原今遷葬金陵某鄉某原從公遺命也銘曰

胡守道執義而仕再而顛胡遭變砥節而迹晦于人言苟魂魄之不愧諒無恨于重泉

盧和尚象晉傳劉青蓮

和尚姓盧氏諱象晉字晉侯宜興人明諸生也崇禎甲申遭國變憤不欲生繼念母老兄弟俱以難死乃飲泣負母逃匿深山居久之有訟其叔國霖者辭連象晉並供其畜髮不臣狀郡守大駭趣捕囚薙之象晉不從守怒曰國法在汝病狂耶象晉抗首曰若以明進士坐堂皇陽陽無羞色顧我狂耶守益怒杖之數十血肉淋漓被地終不屈獄具擬大

辟大吏以擬重詰守守趣薙髮益急曰否且斃杖下象晉厲聲大言曰
吾兄象昇戰死賈莊吾弟象觀起義兵溺死小湄里吾但恨不得死所
耳頭可斷髮不可削守因遣人脅其母母詣獄持象晉大哭象晉痛絕
仆地數人突入縛髡之在獄凡九閱月既釋遂爲僧後母歿歸視殮葬
畢仍著僧服去往來山寺無定居或臨絕崖深壑號泣竟日夜人莫能
測有識者遙指目曰此盧三和尚也先是崇禎戊寅京師戒嚴兄象昇
以七省總理督師勤王歿於陣是時柄樞者爲武陵楊嗣昌素憾象昇
誣以不死暴屍七十日未斂象晉痛憤詣闕訟冤請恤後扶兄櫬歸竣
事復上書闕下願提戈死邊塞雪國憤而完兄志并請預徙妻子於邊
以責後效天子雖以爲狂棄弗用而義烈之聲動朝宇云
論曰晉侯公不虧其節貞矣而衷彌苦當其臨歿時自題其墓曰委骸
磯嗚呼國破家亡未得卽死縱九原尚含憂憤豈樂以姓字流播人間
耶委骸云者一著全歸之義一寓埋名之節傳曰盧和尚從公志也
隱逸傳鄭廉

張昉

翻

高暉

張暉吉

常安

人生而不能幹旋氣運扶翼積綱則傳之所謂天地閉賢人隱已明示

吾人以肥遯之路矣如夏殷季世隨光夷齊之徒其清風峻節誠足以
廉頑而立懦亦何必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哉心遠地自偏市廛都鄙
無適而非西山與東海也誰謂今日詎無古人乎以余所見聞甲申乙
酉之閒雪園高臥諸先生其生平行誼卽與古隨光夷齊何遜哉郡北
則有張匏客名昉丙子舉人與弟翮孿生子也皆薙髮爲浮屠翮死昉
居河濱教授童子衣食常不給從游高南正名暉常分產津資之一日
郡司李符公應琦詣其廬拜牀下坐語歎息移時而去旣而有餽獻皆
不受暉已卯舉人自乙酉後不復入郡唯時時與張昉相往來講論經
史語不及世事昉歿後閉戶不出閒出過從則田父野老而已郡中則
有張五際名暉吉乙酉夏四月豫王師至歸德諭教官求能草檄者從
軍教官倉皇以暉吉名上歸則趣之往而暉吉不往也則自禡其諸生
服謝其籍而去曰吾前代諸生也願守箕山之節不能事二姓卒不往
退而耕於野夏邑則有常安遠名安爲人有至性不妄取與每讀文山
正氣壘山卻聘及沛縣閻孝廉與僞官諸書輒俯仰流涕不能止生平
善爲制舉業一規模於先正而總角卽不應童子試居無田宅唯日以
授徒自給黍邱縉紳家爭延之崔民部掄奇請以五子受學一日從容

曰僕以諸子累君無可酬德者因出袖中一紙曰城北負郭田千畝室
廬園圃皆具聊充館穀安笑曰無以爲也吾雅不欲治生力辭不受
柳下野人曰中州風氣在清濁之間一涉亂世之末流其爲高行完節
如張高諸子者蓋鮮矣世謂豹隱南山神龍見首而不見尾使其不隱
而見首見尾鱗鬣都露人斯得而物色之矣善乎哉鴻飛冥冥弋者何
篡一遇矰繳尙得曰其羽可用爲儀乎

魏徵君兆鳳墓表

彭士望

嗚呼此有明徵君魏先生也徵君諱兆鳳字聖期別號天民贛州甯都
人以諸生崇禎間奉詔舉孝友廉潔再奉旨聘爲理學師儒徵君少孤
能以禮已暴孝友仁厚童而有之長益砥志立名義嶄嶄然欲以天下
自任尤矜恤疾苦無告者其宗戚知友緩急竟以爲恃終事若無所自
與卽橫逆至修德以惠之其人歿猶及其子不衰夫旣已無少長遠近
貴賤無閒然徵君而徵君行不顯於天下才不被世用則豈徵君一人
時命爲之耶徵君近十年爲頭陀絕意世務獨力行於家訓厥後益嚴
事厥先厚於族眾兵燹之餘百廢修舉竭心膂爲之歲旦大風雪猶力
疾掖拜祖祠致困不能歸前逝二日爲妣誕命扶拜起弗勝數頓首退

所區畫日惟祠事疾革且第屬此無他事及焉歿之日聞者莫不悼歎
至哭咸盡其哀徵君遺命喪葬特弗許成禮其祖壠故有閒穴幾三百
年禁弗以葬至是族咸舉以葬徵君噫厚矣哉子猶及睹此族夫夫地
偏易嫌望奢多怨扞不可入而紛不可總者惟族爲然風愈下視祖宗
一人之身若塗人不相識或骨肉爭銖寸相讎賊累世不可解今魏氏
乃能興禮讓出於性誠幾幾古義門無以過嗚呼此豈可以聲音笑貌
得之旦夕者乎徵君生平自有傳略家世生歿子孫詳內誌享年五十
有八卽以甲午四月朔葬於歸仁里危畫堂祖壠之原昭義族也有子
若壻子皆弟畜之視徵君父行也爲表其墓然後世必有知徵君者
浮屠不盈傳

劉佑

王受命

劉子曰殷周革命之際伯夷叔齊恥之逃於首陽山採薇而食至餓以
死首陽獨非周之士乎而生且死於其間嗚呼其窮矣夫士誠不欲以
利敗節則優游林泉不爲世用亦謂庶幾豈必不履其土不食其粟而
後得行吾志與滿公之去而室家去而父子以自遂其避世之情斯固
賢者過乎然未至如夷齊之窮是亦余之所不欲深求也

不盈德滿者汝洛閒人也幼警敏知讀書及壯補郡博士弟子員則慕季心劇孟所爲閭里之俠皆宗之既寇至郡城陷遂被虜方是時天下太平民不見兵革者幾三百年一旦水旱爲災民多失業盜賊蜂起所在騷擾李自成奮臂於關中渡河而南嘯聚楚豫之界不一二年眾遂百萬迺鼓行而北攻城略地莫敢誰何初明倣唐府兵之制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置衛所衛以五千六百人爲率所以一千一百二十人爲率而指揮使統領之無事則耕田爲農有急則調遣以從征伐晏安旣久人不習兵以故衛所諸軍布滿天下而名存實亡率不可用一人大呼而天下擾亂勢使然也滿旣被虜居羣盜中心弗樂欲逸不得已而寇破鄆滿從其閒翼蔽居人男女以百數約更相接寇去遂匿不行留數月度終不可以居迺買舟東下抵潤州遂家焉時余從王父太守公避地江左適與同行以是得識其爲人居久之無以爲生因鬻書以自給薦紳先生有聞之者皆愛慕深與之結助以資裝使遊諸名貴在位者在位者亦爭出財物以爲贈遺用以大大饒於是日與故人賓客登名山涉巨川炙酒椎牛相與娛樂意氣慷慨揮金如土其豪俠之槩猶若少年時不以艱難改操諸友人從之遊者往往爲余稱道其行事若此

嗣後流離奔走居止不常

清興迺削髮披緇卜地西湖之靈隱居焉益折節讀書善爲詩錢塘諸名勝無不至至無不爲詩以紀者壬辰冬以葬母歸過鄆因留至春與諸故人作爲詩歌以相屬和後抵家知太君已就兆域望故廬而返其子弟留之弗顧也再過鄆與梁子韓子偕入崧山登少室攬中原之勝槩求古人之遺蹟而歸焉迺募麥可一舟許將以飯僧於靈隱其諸友人皆爲詩以送之而余爲之作傳

贊曰此非吾故人王受命也耶當患難相從時意氣自負爲任俠每論及當世事未嘗不感慨激思有以易之今幾日耳而迺甘老於浮屠耶達人之所爲不可以意測其信然哉

談先生遷墓表

黃宗義

君談氏名遷字孺木兼甯縣人初爲諸生不屑場屋之僻固狹陋而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爲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裏者已不可見況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燾之載筆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厲而太史遯荒皇成烈焰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

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七年之邸報補其缺文
成書名曰國權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敘緣因以顯來世而見
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爲己有君家徒四壁
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室盡發藏橐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寧
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君
爲奇士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處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
野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丙
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
爲盜名之秘經而已余觀當世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眞有三長足
掩前哲亦不過此因彼襲攘袂公行苟書足以記名姓輒不難辦推而
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
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
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爲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
事爲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於悅宏夫作者無乘
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
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以余所見近日

之爲口口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
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乃按實編年不銜文
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
子祺求余表墓余美無溢辭亦史法也

許肇篋傳

陳維崧

許肇篋字壘友宜興人也父某舉乙卯鄉薦第二許生名家子此其家
不貧弱冠以才學知名當世顧許生爲人任誕自喜閒脫身從狹斜少
年鳴箏跼利屣爲格五拍張諸戲然愛姿制雅好標檢其自喜日益甚
當是時江左無事士之負門第工文章者莫不車騎出入甚都許生顧
盼自若以爲紆青拖紫陪侍豹尾作甘泉賦直且晚事也申酉之變許
生則棄其諸生而伴狂以自汙蓋許生年已三十餘其家亦稍稍落矣
於是益鉤貫經史搜叢苑部上自日星芒角下及錢漕茶筴兵屯鹽馬
以及讖緯術數細碎諸書無不縱覽醉則爲詩而自曼聲以歌之所作
冬青諸七言古體情事旣悲音節復壯歌罷泣數行下人或謂許生酒
狂許生曰肇篋醒而狂何必酒也居無何念隱約無窮時則日與蘭陵
董以甯同邑陳維崧流浪於吳越間一日以甯置酒召客命梨園小隊

為柘枝舞許生則為金丸紫宮諸曲以挑之且徧讚諸客其任誕自喜類如此城東某氏子者博徒也陽慕許生才而交許生許生時過飲飲且博既而大呼曰仕宦何必執金吾但願得為袁彥道足矣遂益沈湎十晝夜負博進以數萬緡計許生家落矣且縱博形神羸瘵遂病病且死死之日太夫人春秋高年八十餘哭失聲擲許生所弄檮蒲博筭諸物於堂下諸博徒聞許生死有流涕者

維崧曰肇篋少時為詩宗竟陵一再與陳董往復後乃大悔詩亦益進惜死矣人或咎肇篋以縱博死嗟乎使肇篋而不棄其諸生亦何至以縱博死也且死盡盡由於博也悲夫

秦處士驥生傳

王源

秦處士驥生字良倩杭州府仁和縣人年十七補弟子員與弟某並知名性孝友父荆涵公嚴事之無違色弟每被箠楚過當則叩頭悲泣為請罪願代受笞父惻然時相向流涕罷去幼博通經史負識略當啟禎時天下亂江東社事蜂起或招之謝曰世事方如累卵而廷臣持門戶士子結社相標榜舉國若狂吾不知死所矣又嘗謂天下有大患二一在士子無實學一在于輕農若使闈中首重策問則士可以習知時務

力田復其家無職業者有罪加良人一等則天下務本然是時士非科第無由見處士試屢冠其曹卒不第而國變作初處士娶妻陳氏亦至孝處士既困場屋家日落親老館穀不足養陳曰君第下帷策勵甘旨不給妾任之于是晝夜十指操作日察嗜好具膳羞無缺歲大禋斗米千錢道殣相望陳與子女糠粒不充終未嘗疏食菜羹進以故處士名益著處士為人謹慎細行必矜而風度詳雅未嘗有疾言遽色與人交好直言人多畏之然樂其無欺戚曰與秦君交如食橄欖有餘味云乙酉之變歎曰吾所以從事制舉業非慕榮利將以行吾志耳志既不就豈可以苟富貴為天下笑于是毀儒服謝絕交遊與妻子偕隱白蕩著書嘯詠凡十三年而終雲爽者處士次子也少有大志十二三歲即日論古今成敗得失稍長益留心經世務交天下豪傑處士誠曰學以器識為先器不大識不高無能為也且虛名之禍最酷今日但使我一家不失禮義之舊即將來致太平之基女其慎諸雲爽于是更折節講究程朱之學及處士歿與同邑施相沈叔竝陸繁弨共隱河渚人稱為開地先生云

王源曰吾聞陳孺人之事舅姑也嘗冬月午餐無肉解絮衣于鄰舍質

之鄰人怪其温私謂童子曰女家今日無以供老人甘旨邪歎息久之乃父家頗饒而數十年未嘗一向父言其狀家人之象曰風自火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孺人之賢如此即處士可知矣

孫奇逢

題餓夫彭之燦墓石
饒陽爲人作塾師未幾妻子相繼喪生來蘇門依子然性不諧俗愛靜坐有人延於家以市囂輒避去嘗渡河南游韓子鼎業爲館之僧舍年餘又棄去獨擔笠瓢書卷徧遊嵩少王屋諸名勝或南或北皆以予爲家恥食嗟來在九山曾絕粒數日子挽而之夏峯勸之歸老先人墓旁生曰某出門誓不再反不能蹈東海西山而死即溝壑道路無恨也戊戌六月竟坐死於嘯臺之旁予意其死嘯臺也謂公和無妻子已亦鰥夫或有所慕悅於心故從之游耶生之行徑踽踽涼涼爲世人所吐棄但其立志不苟食不苟生此中固有異焉者矣當死之日新鄉士大夫有欲爲立傳者詢於予予曰史多失真非毀即譽自非聖人則不能無毀譽也生少知識乏才技以衣冠子貧窶不能自養遂甘心一餓亦愚矣然其所不可及者生死之關勘破已久欲死即死絕無黏滯此非有

過人識力未足與語也子與生之父爲年友嘗欲師事予予以世誼謝之今與同人鑄一石於墓側記其顛末不欲以不情罔後人也

高高士踰駢傳

陳鵬年

高高士者名踰駢字特騁宿遷人少負才不羈人莫窺其志獨好學讀奇書年十八補邑博士弟子員試輒冠其曹耦然非所尙也其律已孤介不與流俗伍時天下多故慨然有幹濟艱難之意既知事不可爲遂棄諸生爲黃老術欲脫然世外也以父母在不敢離授徒於湖東之陸氏以所入供甘旨每月一至家省覲覲已即返館舍終不入內寢以爲常寢不設衾絞紙帳蒲團終夜趺坐蘧蘧然也常摘髮繫蚤蝨天明示人雖戲事人以爲神先是貌清癯後稍充悅可數日不食食可兼數日其不測類如此一夕語鄰僧曰吾占六壬尙有一子當歸了此事僧笑之明年果生子命之曰晤蓋與其婦僅一晤者然順治丁酉父母相繼逝喪葬之事竭誠盡慎而止自是亦不復以教授爲事矣忽一日著麻衣不巾襪去莫知所之及今計之已五十八年矣其子晤常求之匡廬嵩少閒卒不能得乃結廬於縣北峒崕山之陰立位奉之今安溪相國李公顏其廬曰望親而系之以詩蓋旌其志也高士之兄不危以儒俠

稱今年九十四猶存亦若家有異術云

贊曰世之奇士往往出於世運改革之際其故何也彼不獲伸其志則託於術焉以逃若梅子真類者為不少也高士之學術其底蘊不可知然跡其所為亦庶乎古之遺榮高蹈者矣其為蟬蛻不亦宜乎

理君安和傳 張遠覽

蓋自明崇禎時理寒石先生和恥與李自成同姓姓理氏而西華理氏大著云理安和者字賡唐生員有德子寒石之從弟也生數歲而孤從寒石學最力寒石出為蘇州推官而安和不仕李自成寇河南破西華得安和奇其狀曰秀才耶安和詭云不識字賊乃使之擊柝安和夜焚火出袖中所攜書讀之手仍持柝擊且讀居數日賊使毀民禾方擊柝若不聞賊怒拔刀加于頸仍擊柝不已賊乃舍之去當是時寒石已為兵部郎監贛州軍而我兵下贛州寒石死之安和聞之哭曰吾固知吾兄之必死也即急走訪寒石母若子之所在而寒石之子習已奉祖母歸安和迎於家事之如母習故為蘇州營副將至是又出將兵死于陣子省三才數歲安和教之又分之田省三最知名而安和則閉戶讀書不接人事順治十年其友勸之科舉不應固勸之勃然曰爾以我讀

書為科舉計耶即脫其所戴冠曰吾烏用此為哉手裂之擲于地友大驚踉蹌走乃徐笑曰吾今休矣即自除其生員籍日飲酒大醉狂呼怒叫既而歎曰男兒既不能死國即當無所係心耳于是盡束其生平所讀書及手鈔諸秘本五十餘卷金石文拓本又千餘卷鏤于一室袖中但存殘書一卷不暫釋竊覘之老子道德經也晚多與方外者遊好為養生家言所著有日記一卷性命圭旨解若干卷等字一卷弟貞和字閒雲縣學生亦從寒石學一時名士之交寒石者皆交焉以文章氣節自負聲名蔚然後卒于邸所著詩一卷

顧高士夢游傳 施開章

顧夢游字與治江甯人曾祖瓌仕至河南副使伯曾祖璘刑部尚書同時負盛名金陵耆舊至今並稱之父端祥判河南汝甯夢游少稱神童十歲作荷花賦十九廩學宮數就闈試輒病不終牘一意攻古文詞與四方名士賢豪深相結吳人葛一龍困白門久為治裝使歸集詞人數十輩飲餞秦淮上歌詩送之莆陽宋珏客死無子走數千里往哭收其遺文乞禮部尚書錢公謙益表其墓時閩人曹學佺輯石倉十二代詩選士爭附以立名不可得獨亟錄夢游詩刻之歎曰真詩也其聲大振

是時夢游雖諸生然名家世胄生長陪京公卿大夫肩相比皆好文辭或式廬從之游取一言爲重餽遺交屬明亡棄舉子業會當領歲薦卒不就僧祖心憤世佯狂與夢游爲方外交至則主其家禍發連繫刃交于頸夢游詞色不變卒免于難其兄清早歿遺孤甫三歲鞠爲己子既長語及兄必墮淚親交有急或以衣付質庫中去之如流水不復顧也生平薄家人產有洲田二頃濱于江歲多漂沒吏索逋租無寧日至盡粥它產以償之庚子九月二日均年六十二一子早殤遂無後夢游善行草書閒逸自喜賤素委積所至無少長貴賤方伎女史皆應之晚年閉關以書易粟求者成市將歿前一日猶爲僧作大書從容如平時所撰詩文散佚歿歲餘其友施閏章收輯得十卷行世始阮大鍼罷官閒居嘗以詩強屬其序固辭不獲已不知者輒謗夢游黨惡及大鍼起兵部尙書與馬士英用事江南脩睚眦之怨誅不附己者所親驚歎曰使向者終靳序今不免矣或又說夢游阮司馬雅重公願毋絕權可咄嗟取富貴而卒謝病不造其門故以貧士終丙戌秋鍾山陵木伐爲薪市者塞途獨不取尺寸問其故不答亡何城閉至裂柱以炊無悔焉

貞毅先生朱士稚墓表

朱彝尊

貞毅先生姓朱氏諱士稚字伯虎更字朗詣世居山陰怪山下其曰貞毅先生者門人之私謚也父某官雷州知府祖賡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文華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懿曾祖某以文懿公官貴贈如其官先生少好游俠蓄聲伎食客百數所最善者一人曰張生宗觀宗觀字朗屋善樂府歌詩以王伯之略自許時號山陰二朗先生遭亂散千金結客坐繫獄論死宗觀號呼於所知斂重貲賄獄吏得不死既而論釋宗觀聞之大喜踴躍夜渡江馳見先生未至爲盜所殺先生既免繫放蕩江湖閒至歸安得好友二人其一自慈谿遷于歸安者也自是每出則三人俱至長洲交陳三島已交予里中交祁班孫于梅市後先凡六人往來吳越以詩古文相砥礪吳越之士翕然稱之歲己亥陳君以憂憤卒六人者喪其一而先生亦歎息悲思遂病膈庚子冬疾亟自歸安渡錢塘以是年十二月日卒于家年四十七二人渡江經紀其喪視斂舍以辛丑二月葬于大禹陵西原時送葬者百人予與祁子臨穴視其封痛哭而去先生之季弟驊元及子錡以狀至歸安乞二人志其墓而二人者皆不果也又明年壬寅六月朔二人坐慘法死祁子亦株繫戍極邊以去當予與五人定交意氣激揚自謂百年如旦暮何期數歲

之閒零落殆盡陳君久不克葬二人者并骸骨亡之慘更甚於宗觀獨
先生之墓在焉嗚呼死者委之烏鳶狐兔而不可問生者遠處寒苦不
毛之地幸而僅存如予又以饑寒奔走於道路然則人生相聚豈可常
哉後之君子謁禹陵經先生之墓弔焉覽予之文夫亦可泣然而悲矣
乃書其詞寄先生之子錡而表諸其墓

楊顧兩先生傳

汪苑

楊彝 顧夢麟

楊先生彝字子常常熟唐墅里人少與同郡顧先生後先補諸生兩先
生相親善皆明經飭行矜尚氣節每試各占高等時人並稱楊顧云顧
先生之生也其母陳夢神人授以石麒麟故名夢麟字麟士吳丞相雍
後裔也世居太倉之雙鳳里明萬曆天啟末士之爲時文者喜倡新說
畔違傳注兩先生慨然思振其弊相與講說辨難力明先儒之學遠近
受經門下稱弟子者嘗不下數百人會吳中諸名士興文社曰應社兩
先生俱在焉諸名士及其門下弟子往往遵用兩先生說相次取科第
而兩先生卒浮沈學宮中顧先生僅中應天乙榜援例入國子學楊先
生以歲貢生授松江府學訓導居五歲擢都昌知縣移疾不往而顧先

生亦訖不及仕也然名聲方大噪凡四方賢公卿大夫有事於吳者必
請兩先生相見與講鈞禮賓客雜選造門以不獲面爲恥東陽張公國
維巡撫三吳聞兩先生名高數親禮之又延顧先生爲公子師然顧先
生嚴正自注書說經外未嘗少干以私一武人夜以賄至先生駭曰此
何爲至於我哉其人惶遽去太倉守鄞縣錢侯肅樂與顧先生過從甚
歡亦命其子弟受業終侯之任顧先生絕不以事請也以故錢侯入官
京師輒誦言顧先生於朝而楊先生自明亡卽杜門不出有貴人往投
刺趨趨門外者移時說不得一見乃歎息而去蓋其耿介略相類先是
明季辟舉法行張公與提學御史力欲慰薦兩先生以應詔兩先生同
聲固辭凡往返再四知不可奪而止
本朝順治初或冒顧先生姓名走謁當路貴人貴人不知其僞也遂被
款接且委職至府通判楊先生先刺知之遺書以告顧先生怡然曰我
自爲我彼豈能挽我哉竟不發其事時人推爲長者顧先生少於楊先
生二歲年六十有九以順治十年卒閱八年楊先生始卒年七十有九
兩先生性並孝友尤好周人之急楊先生遭母歔血數升斷酒肉者
竟其喪撫孤姪具有恩意少所事師死獨力殯埋之且爲婚嫁其子女

鄰人或侵楊先生屋址置不與校也顧先生遭母歿其守禮一如楊先生崇禎中連歲洊饑吳中米價大踴顧先生首倡巨室煮糜粥以活餓者語人曰吾非饒於家也勉爲善而已兩先生終身力學楊先生爲諸生每暑夜苦蚊輒納足巨甕中以讀晚而目盲矣猶請友人讀書其側爲諸生講說必連日夜而顧先生老病亦必手一書臥視不輟也顧先生尤好著述所纂四書說約二十卷詩經說約二十八卷四書十一經通考二十卷織簾居詩集四卷又重訂說約二十卷織簾居文集四卷中庵瑣錄一卷韻珠四卷雙鳳里志八卷楊先生方謨次大全節要一書及見說約行世乃謂顧先生曰子之書猶吾書也遂削其橐兩先生皆工詩歌楊先生詩多不存存懷舊詩一卷集中和陶諸篇尤爲時所傳誦楊先生有子諸生靜又庶出子緒皆天顧先生有子湄字伊人亦工詩歌嘗纂虎邱新志子極稱之方知名於世

舊史氏曰子聞楊先生頎然長身骨稜稜不勝衣顧先生豐頤飄鬚其議論尤和婉可聽兩先生生同郡長同學遂爾齊名當世至今天下言經學者多宗之惜乎子不及游其門也故做孟堅傳楚兩龔爲兩先生合傳以志嚮往以俟後之良史採焉

梁知縣以樟傳

喬萊

梁以樟字公狄大興人崇禎己卯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商邱知縣流賊陷商邱傳以樟死以樟實不死被逮下獄京師陷以樟走江淮閒閣部史可法延致幕下王師下揚州可法死之以樟隱寶應當是時國家初定鼎燕京數召用勝國諸臣以樟年纔三十七才名傾海內姊夫王文貞父子官津要頻致書勸駕不應買兔避田數十畝棲遁于蒼涼煙水之鄉由少壯及老以死嘗自比宋之謝皋羽鄭所南亦無媿也巳鄉人王世德者舊金吾也攜二子來就以樟隱四方之士若閻孝廉爾梅王處士猷定崔處士干城僧松隱頻過忍冬軒暨劉處士純學家劇飲慷慨激昂繼以涕泣寶邑則嚴事喬御史然不得數見與張孝廉璣孫茂才爾靜講習問學晚年偕喬處士出塵陳貢士鈺朱上舍克生劉司務中柱迨世德父子結文字飲觴政皆剔抉經史旁及稗官野乘可記而傳也世德子長潔次源皆博學善屬文以樟所著詩文理學諸書皆手鈔彙集獲免散佚忍冬軒者以樟寓齋也

侯貞憲先生泐墓誌銘

汪琬

嘉定侯先生研德之歿也其友宋先輩既庭聞之爲位以哭且往弔其

孤集先生故人門下士語之曰按諡法清白守節曰貞博聞多能曰憲
今先生當家國破亡之餘顧能履艱出險以無墜其先緒可不謂貞乎
修身立言以無忘其師學可不謂憲乎蓋以貞憲易先生名眾皆曰然
因作諡議之文莫告殯所由是學者稱貞憲先生將葬其孤來乞誌若
銘子與既庭皆交先生久既庭既議其諡矣子故不敢辭乃為誌而銘
之誌曰

先生諱泓字研德晚更諱涵別自號掌亭有諱堯封者累官福建右參
政先生高祖也祖諱震暘萬厯中進士累官吏科給事中以抗疏忤魏
忠賢削籍卒贈太常少卿祖妣龔太孺人生三子其長子曰峒曾天啟
中進士官至左通政明亡以城陷不屈死其季子曰岐曾太學生後通
政公二年亦坐事累死是即先生考也先生少補諸生與伯仲及羣從
受經陶庵黃先生之門竝有文章聲譽而先生最為陶庵所引重王師
下江南通政太學兩公既後先殉國太恭人亦及於難而上官又有沒
通政公遺產及名捕公幼子澗之令相繼下縣是時侯氏禍患踵至死
喪狼籍而官吏且絡繹交馳於門親知相率驚竄其他株連鉤引者尤
眾計莫知所出先生兄弟合羣從僅六人仲兄前死兩從兄又皆從其

父死伯兄又挾其從弟澗亡命惟先生在耳顧以獨力撐拄其間上應
官府符檄次謀殯斂次拊孤寡蓋瀕於死者數矣其室孫孺人病垂革
先生不暇恤也有司捕澗不獲遂執先生應命上官誅以好語脅以嚴
刑俾具白澗踪跡先生慨然力辨不少動久然後得釋而羣無藉睥睨
侯氏者猶乘閒思擠之先生懼終不免乃攜家走他縣匿村落中無恆
居凡三年而始遷郡城又三年而歸故里伯兄亦歸相與經理太學公
故產則僅餘十之一矣性尤友愛析產一聽伯兄一切有無多寡肥瘠
置不較也字仲兄遺腹子恩勝於己出子殤哭之過時而悲故有嘔血
疾至是益甚以逮於歿享年四十有五先生頎然長身其面上豐下削
丰采偉然自少博覽強記凡經史百氏古今典故次至天文地理醫藥
卜筮浮圖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好從鄉先生討論天下大事每豫揣事
後成敗得失亦無所不合太學公方負盛名四方賢公貴卿訖諸名士
造門登堂者彌日夜不絕一見先生輒呼為小友晚而定交予予少先
生四歲先生以弟畜之予尤嚴憚不敢以雁行進也其論學則悉本大
學致知格物之說以為物不格而遽談主靜則遇事不無溷濁若遽談
主敬則用力不無斷續此皆未徹乎其原雖有積累往往能處常而不

能處變能獨善而不能兼善也論文則用孟子一書為宗以為讀孟子而恍然悟其所以為文者然後知事理象數變易吾前者莫非是物引而出之汨汨乎其來也浩浩乎其不可窮也奇正隱顯起伏闐闐隨吾意之卷舒而未嘗有一成者也是故吾無常師能驅使古人而不受古人所驅使論詩則欲別裁偽體而極之自得以為苟自得之師心可也法古可也苟無自得法古非也師心亦非也以是先生於詩絕不苟作或一日數篇或經月不得一篇平生所著掌亭集凡若干卷玉臺金鏡文一卷蓋自陶庵歿而先生繼之諸儒稱能得師傳者必首推先生云元配孫孺人巡撫都御史諱元化女有賢行以哭祖姑龔太恭人舅太學公歿卒繼章孺人知縣諱簡女又繼莫孺人子三長開國監貢生出嗣仲父後次棠縣學生次萊出嗣伯父後女一殤某年月日卜葬於某鄉某原距先生歿若干年矣銘曰

先生著述絕塵而奔有如海濤澎湃揭天復如雷霆晦冥轟擊倏焉止霽雲澂水寂才與學充氣又如之惜遭艱貞細大莫施苟其施之功建名立命也如何沔於潛蟄魁壘輪囷悉寓斯文讀其遺書想見其人

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三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一百二十四目錄

逸民上之下

沈先生遜奇墓誌銘 鄭梁

顧先生柔謙墓誌銘 魏禧

高士汪颯傳 魏禧

陳先生廷會傳 朱溶若

西陵五君子傳 毛際可

汪颯

陳廷會

柴紹炳 互見

沈昫 互見

孫治

朱先生統釜墓誌銘 李元鼎

王先生正中墓表 黃宗義

惠君思誠傳 李容

李靖愨先生廷立墓誌銘 劉榛

雲霞逸人李容傳

故文學卞君煥文墓誌銘邵長蘅

吳先生光傳李容

貢士黃君子錫墓誌銘魏禧

樵李兩孝廉傳張庚

李天植

巢鳴盛

又蜃園先生神道表鄭嬰垣附

又附李介節先生祠堂記秦瀛

動忍子武之烈傳魏象樞

徐先生波傳沈德潛

邵先生泰清傳邵長蘅

李先生灌墓誌銘康乃心

郭金臺傳高兆

一品恩廕太學徐君桂臣墓誌銘魏禧

李逸民魁春墓誌銘沈德潛

碑傳集卷一百二十四

嘉興錢儀吉纂錄

逸民上之下

沈先生遴奇墓誌銘鄭梁

今有來諗我者曰某也聞天下治則愀然以悲聞天下亂則躍然喜余

必駭愕於其言以為此非人情不足信何者人情好治而惡亂猶之好

生而惡死自生民以來未之或異也既而讀晞髮集見皋羽所詠東發

事有曰日惟一食禱先靈心固已竊疑之然猶謂天地閒安得此好死

惡生之人皋羽所詠或亦過情乃若章溪沈先生者在家大人執友中

余所身承目擊而驟而聆其言久與之居而察其志意之所存有無時

無念而不好亂惡治者則又不得疑皋羽之詩為誣也嗟乎烽消壘墮

飽煖嬉遊先生夫獨非人情哉亦惟是喁喁屬望者未能一日去諸懷

遂至為人所駭愕雖然兵戈事起海宇雲擾於先生亦復何益而先生

心癡想幻一如飢食寒衣斯固非常情計慮之所可窺較也先生慈溪

人姓沈氏諱遴奇字子常一字觀侯章溪其別號也祖某進士知府父

某諸生生豪貴家早歲即補弟子員美衣豐食華屋甫田洋洋然視躡

科第如拾芥時天下治平甚樂也事有不可知先生竟以好事蕩其家
產一二十年來竈屏炊烟牀延風月先生衣零履綻肩癯髮秋熒熒焉
貧老伶仃之狀不可謂非亂離使然然與先生言未嘗以爲厭而且憂
其將息也當某某居山時先生以平昔交遊嘗入山與之談論天下事
出則張大其勢言之若爲之招致然者某死則又與某某往來狂風駭
浪每歲必四五會每一會歸必曲折其間事以與同志者相告語戊戌
己亥之際忽得乩仙術篤信而師事之焚香拜禱昏暮密議往往耳語
人曰吾乩仙云云某方兵且起某年月日天下當大亂一夕宿吾縛如
伯父家夜參半忽開數重門走出大聲叫呼曰今日兵真至矣礮響震
天旌旗舳艫蔽江下矣如是呼者再三鄰右皆驚以爲有盜也則皆起
而先生則已閉戶就寢矣叩之不應明日問之先生忽忽不知蓋皆夢
中事也嗟乎此其志意之所存何嘗一日厭亂也哉昔陶元亮入宋後
荆軻述酒諸作雖有激乎其言之然跡其所託以終身者亦祇高酣新
謠以爲樂天寶之亂杜子美悲歌感慨可謂深痛極憤矣而其所想願
者又未嘗不存乎務農而息戰鬥也先生之爲人豈非其流亞乎而好
亂如此豈先生之心有不仁于元亮子美耶嗟乎先生其真非常情計

慮之所可窺較也已先生娶某氏生一子某卒于甲辰八月某日年六
十有二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初先生幼時與家大人讀書大人息
交絕游以後異時文字往還杯酒過從之客無一至者惟先生數數見
訪坐定必舉閩粵滇黔閒信息來相慰藉大人明知先生所言皆其意
中語非真實事然未始不一爲破顏也先生於書尤精于篆印梁幼從
先生學懶拙無所成就先生顧不鄙某獨時時舉其法告之某十五學
詩十七學畫斯真少賤鄙事而先生愛之與之倡和如平交珍其蹟至
等于魁人鉅公嗚呼以某父子之見棄于時爲人所嗤笑多矣其何以
得此于先生哉而先生顧好之若是耶先生其亦毋乃非人情也歟銘
曰
慈溪廣袤財二百里四百年開異人輩起前有文潔惡生好死後有章
溪嗜亂如旨彼亦人情胡乃若是余知其心頗能直指定哀則微師吾
孔子

顧先生柔謙墓誌銘 魏禧

君姓顧氏諱柔謙字剛中居蘇州之常熟縣父府學生諱龍章娶浙江
龍泉令華公女祖奉訓大夫廣東提舉司使諱文耀娶知贛州府張公

女誥封宜人文學君性嚴羣季皆庶孽少年狂易諸小人盡以爲非每見文學君輒恐懼汗下及文學君生君而大夫捐館舍未幾文學君亦卒家難蠶起先世所遺資產園林書畫好玩具以至祠墓之木皆盡君家對宛山幼嘗同兄出門遊有數人擁之行行乃擠墮大澤中母夫人忽心動急嘑老僕往跡之得俱不死自是不敢更出遂得心悸疾年二十爲館甥於湖東譚氏補弟子員督學倪公元珙宗公敦一御史祁公彪佳皆器識君君自傷貧依倚外家不得奉母晨昏鬱鬱疾作歲中頻往還昆承諸湖風發舟且覆君長身多力自躍入水與舟子昇舟行疾遂大作君外父乃爲別置宅使君迎母以來君病於是良已及母喪一號嘔血數升勺水不入口者三日逾二年值甲申之變君哀憤往往形詩歌有殺賊有心爲厲鬼報君無路恨蒼天之句讀者悲之君不妄交游以父執事馬文忠公世奇師事舅氏華鳳超先生允誠而江陰黃介子先生毓祺嘉定黃蘊生先生涓耀皆一見定交同邑徐瞻淇先生澳於君尤篤諸君子先後死國難君皆設位而祭爲詩文弔之哭盡哀君二子長祖禹次安世安世先君卒祖禹時亦棄舉子業日侍君臥起見君常閉門默坐或竟日不食祖禹叩頭寬譬君乃曰汝能終身窮餓不

思富貴乎祖禹應曰能汝能以身爲人机上肉不思報復乎祖禹應曰能君乃大喜曰吾與汝偕隱耳遂自名曰隱字曰耕石署其室曰伐檀常中夜蹴祖禹起曰汝他日得志如舊怨何祖禹曰每憶幼時祖母抱兒置膝上爲言家難及墮大澤中事祖禹一飯不敢忘矣君曰嘻何所見之小也夫天道春舒而秋肅吾家數傳以來頗稱盈盛以汝祖之才而竟中折天也於狂且何尤且彼敗吾家者曾有勝於我乎吾力能賑之猶當衣食而覆被之慎毋以前事爲念也且夫同室之中甯彼以非禮來吾不可以非禮報往者吾外祖不能平一言於官逮其黨薄懲之不三年而外祖卒怨益深不可解此可爲後世戒矣君生萬曆乙巳十月十有九日再乙巳逾所生月二月有十日而卒將卒嘔血數升起坐謂祖禹曰吾不孝無以仰承先祖死勿葬我祖塋之旁言訖而絕君家遭多難生產益落旣之甥館盡以讓其兄無所取文學君未葬君積歲館穀獨力營辦所著有補韻略六書考定十餘卷和蛩草山中吟湖東雜咏釣濱集知非集平山稿耕石草藏于家手錄五經左史古詩文數十冊祖禹博學善著書甯都魏禧客吳門見方輿紀要奇之曰此古今絕無而僅有之書也旣交其人沈深廉介可屬大事相與爲齒序弟畜

之祖禹因出君狀乞誌銘禧不能辭謹誌其行事於右而系以銘曰
君少而孤長而病且貧晚而放廢其何辜於天其非天也其惟人孔子
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君之子知之葬君於芙蓉湖之濱而使
禧爲之銘

高士汪灑傳

魏禧

魏禧曰余癸卯遊浙江聞三孝廉名國變並謝公車有監司欲見之知
其不可屈艤舟載酒西湖上屬所親招之唯汪灑不至灑錢塘人字魏
美嘗獨身提藥裹往來山谷間宿食無定處灑故城居母老思得灑一
見時兄澄弟灑亦棄諸生服乃奉母徙城外灑閒來定省然灑自能來
家人欲往跡之卽不可得予客西湖身造灑使道意久之灑不出微聞
灑到湖上予乃寓書灑以告灑曰魏美足下足下知僕至意當倒屣過
我願以常客遇我足下則可謂夫人灑得書輒走舍館相見自是常出
就予出則必至愚庵所抵足臥往往談至雞數鳴或更起坐行不肯休
愚庵僧明孟兩浙所稱三宜和尚與天界覺浪靈巖繼起並以忠孝名
天下予二人會三宜設食畢輒掀白鬚笑曰但喫吾飯臥吾床吾不來
溷也闔戶去初灑爲諸生試輒高等爲文奇恣汪洋頃刻數千言未嘗

懷刺一見當事與人落落性不好聲華時人號曰汪冷年二十二中崇
禎己卯舉人未聘婦里富人欲女女以千金灑不許而錢守以女妻之
旣成禮灑從容謂錢氏曰吾本寒儒得連嫻貴室所望知禮義孝事姑
嫜和妯娌足矣侈簪珥綺繡之飾毋庸也錢氏於是去服飾屏侍婢以
疏布親操作乙酉灑執友大行陸培自經死灑私爲文祭之一慟幾絕
內嫻欲強灑試禮部出千金視灑妻曰能勸夫子駕則畀汝對曰吾夫
子不可勸吾亦不愛此金也當事或割俸金爲灑壽不得卻坎而埋之
里貴人請墓銘百金拒弗許自是嘗出游之天台居石梁左右反河渚
徙孤山之匡廬黃山白岳所至與異人高士游晚好道能數日不食飲
有授黃白術者試之驗尋棄去教以驅役鬼神亦驗而棄之年四十八
卒灑病痰咳五月餘一日晨起視日可矣命子蓮具紙筆書五言詩
十句投筆就寢而逝詩曰大化無停軌道術久殊轍住世守頑形問途
猶未澈至人本神運可會不可說冰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見破樊
籠逍遙從此別灑與余旣相見以齒序爲兄弟子嘗私問灑曰兄事愚
庵謹豈有意爲弟子耶灑曰吾甚敬愚庵然世之志士率釋氏牽誘去
削髮爲弟子吾儒之室幾虛無人此吾所以不肯也

魏禧曰：「瀕往來談甚多，不能記於當時。蓋熱中人也，惜哉！」

陳先生廷會傳

朱溶若

陳廷會字際叔，號瞻雲，杭州錢塘人。父向榮，學官。弟子廷會，生數月，母抱之坐，兄讀左傳，至呂相絕秦書，輒側耳聽。久之，流涕不已。已能言，問焉曰：「兒聞是篇，若平生所誦，讀者不能不傷懷耳。」及長，聰穎絕人。日記數千言，補府學弟子，有名。明亡，即棄去。廷會爲人好學，修行恥求聞達，既棄制舉業，益肆力古文辭。於西陵中，最雅馴。事父以孝著，每歲束脩所得，百金悉以備供養。有餘，輒分昆弟及故人。父病，滯下，廷會不解帶，月餘，奉湯藥，親浣滌，廁牕及篤，潛割股肉以進。父卒，漿粥不入口，晝夜號呼，鄰里皆唏噓。泣下及葬，掘地得古塚，則改卜其前。曰：「此無主之骨，我何忍侵之？」每春秋祭，灑掃輒以一卮酹焉。曰：「若幸鄰我父，我不忍見其餒也。」陸培殉難將死，以書別廷會，託其子繁，昭悉以藏書贈焉。廷會得書，涕泣作報，鯤庭地下書及繁，昭長事廷會，廷會盡心授業。繁，昭既能文，乃載其父書悉還之。廷會名日甚，遠近慕之者眾。故兵部尚書張縉彥爲浙江左布政使，愛其文，欲見焉。廷會避去，復託其友致意。廷會曰：「我非不念其誠，然廷會布衣，實不願見。方伯幸善辭之，卒不見知。府。」

稽宗孟屏，騶從至門，請見。廷會辭以病不出。尋遣錢塘知縣至門，持幣物，請修府誌。廷會稱病篤。宗孟歎曰：「陳先生誠高士，所謂名可聞，身不得見者也。」後

詔開博學鴻儒科，其故人爲吏部尚書，欲薦之。廷會寓書固辭。後門人見書草篋中，乃知之。廷會未嘗以告人也。疾革，先令以幅巾單布衣殮。旌署故處，士封宜，速勿用陰陽家言。卒年六十二。所著書有瞻雲集、史論、交閩、剝草、鵝客問、廷會無子，弟次子蘊亨，門人受業者百餘人。廷會性方正而善誘進，所成就甚多。趙承烈舉進士，中省試，則關仙渠徐琛、沈佳、馬浩、持朱曉而繁，昭及錢樞、徐汾、洪景融皆以文辭顯。程駿發善論道，學弟長子調元亦受業有名。贊曰：陸圻等儒生，未宦達，當明室傾覆，確然遠引，講學授經，若賣藥自給，終身困約，不少怨悔。後進之士聞其風者，皆能重禮讓，設去就。錢塘兩峰之側，侃侃如也。易稱不事王侯，高尙其事，數君殆當之矣。余旣哀數君之書，恐世遠不知其人，因悉取本末著於篇。載陳廷會

汪風

傳一百二十四

五

汪泐字魏美錢塘人登崇禎己卯鄉薦家貧耿介自守里有遠繫者奉
百金為泐壽屬以請託固卻之明亡侍老母避入天台山中日糴米半
升以供母自採蕨根淘汰食之後母思歸移居西溪之河渚足迹不入
城市驛傳使者單騎至門固請見泐從山後避去疾革以所著書預置
棺內其臨終口占一詩人至今猶誦之

陳廷會

陳廷會字際叔錢塘人補博士弟子甲申後忽棄去以布衣老與同郡
柴紹炳孫治為沈博絕麗之文號西陵體嘗刲股以愈母疾卜父葬地
得無主穴仍覆掩之移壙於前數武歲時上冢以酒酌之曰毋使為若
敖餒也故人官京師者將以博學鴻儒薦固辭乃免少時善行人陸培
及培殉難使以子繁弔為託廷會日夕課繁弔為文後以駢體擅名海
內終身隱居不出識者以為不愧父師云廷會死署銘旌曰故處士某
其遺令也

柴紹炳

理學

柴紹炳字虎臣仁和人長不滿五尺而博聞強記下筆輒數千言華亭
陳子龍負重名為序其青鳳軒集以傳曰東南奇士也性純孝聞父卒

于官號擗欲絕見者隕涕里中兒以父咎出亡紹炳向之流涕曰僕雖
欲如卿受父小杖詎可得哉乃作遊子遇孤兒行示之其人感悔自責
鼎革時棄諸生不事後以訓徒至京師杜門不交貴遊貽書親黨曰日
惟擁書吟諷不知門有車馬客無異避世牆東也晚年辨晰禮書一軌
于正郡中有崇異教者友人陳廷會往與之辨甚力皆大驚曰君非柴
虎臣先生耶何抗直乃爾初紹炳乏嗣注感應篇上卷生子世堂及次
子世臺生適注不卷甫畢人皆異之所撰古韻通尤卓冠古今大吏欲
梓行之以未成書為辭遺稿尙藏于家

沈昀

理學

沈昀初名蘭先字甸華仁和人事父母至孝以貧故授館十餘里外數
日必一歸省疾風甚雨無閒屆崇禎甲申之變甫逾弱冠即棄去制舉
業每讀書正容盥沐如對聖賢文章一宗兩漢六季餘習棄之如浼也
易簣時語不及亂曰吾心中無一物惟知誠敬而已至夜分卒

孫治

孫治字字台仁和人為人慷慨尙氣節故交陸圻以明史事繫獄禍不
測且籍其家親知皆避匿治突入灑涕曰奉檄所籍者貲產耳豈籍其

先人遺像及措大數行撰述即就吏人手中攫得之後事解乃以歸圻
每歲束脯所得必分饋父執之貧者平生手不釋卷凡天文地理禮樂
兵刑諸書皆所綜貫而行文宏麗有法治于西陵十子中尤以行誼推
陳廷會其同棄諸生也亦以明季喪亂之故及身歿復相先後云
毛際可曰余總角時已聞諸先生之名及避寇西陵惟魏美已歿餘皆
在兄事之列者也數年來悉化為異物戊辰春仲復寓會城值有崇祀
五賢舉其子弟輩乞言為傳嗟乎諸先生皆以壯年高蹈文章氣節照
耀當世豈以鄙言為輕重哉
朱先生統蓋墓誌銘 李元鼎
余自歸田來卜居南州睹潢流晝涸赤邱烟銷惟二三高人逸士猶得
以文翰筆墨閒寄其遐思近于古之食力者則子莊其著也子莊為人
醇謹好古能文尤精心八法作各體書蓋師事于岸熊學博而得其微
國中凡贈送慶誦以文章介兕觥勒金石者靡不以子莊書為重而士
大夫亦若非子莊書不重焉者匪第以其書也子莊今春居其先公喪
深隱永巷中一日手一冊再拜泣而請曰此先子行略也葬有期矣敢
以墓中片石託先生以不朽余受而誌之按狀公諱統蓋封奉國中尉

雪暉其別號也明太祖第十六子甯獻王諱權冊封大甯徙國南昌獻
王凡七傳而為輔國中尉諱謀蹕是為公父娶萬氏封宜人舉丈夫子
四公其長也生而美姿容介特自持立義不侵為然諾視諸裘馬翩翩
角擊兢逐者心竊厭之取古今載籍篝燈下帷攻舉子業時格于宗正
例不得試有司則以其餘為詩為書為畫皆摹倣古人法出以心裁飄
飄有挾飛仙以遨遊意一切塵事不以滓其胷次性孝友其事輔國與
母宜人也溫清起居朝夕匪懈父母疾則奉醫藥視寢膳惟謹及當大
故時家日落兼以戎馬生郊歲復游饑獨身任窀穸事極其誠敬不以
累諸弟春秋祭享猶烏鳥兒嘯人咸多其孝焉戊子避兵湖東適元配
逝倉皇顛連之際一切舍殮哭奠必成禮而後已此其篤于倫常之大
者若其愛同氣信友朋嚴于訓子寬以待下多古君子長者行而不佞
所心服公者往當崇禎朝上加意展親宗子之賢者咸得以其本品易
流官舉國踊躍奔競有欲舉公者公一笑視之泊如也嗣滄桑以還今
職方郎石潭劉公僑寓奉新公主其家邑令聞而加禮非其意也乃去
而之上高令敬信如之又非其意也去而之新昌與吳漆諸隱君為忘
形交已而更授生徒譽聞日廣復不愜于衷乃入洞山與已任和尚相

朝夕呶唔之聲同梵貝粥鼓相響答公之高蹈遠懷若將終老其閒如是者垂十餘年二子固請歸不許計無復之乃以展墓爲詞適動其明發之思因上冢過家始就二子養夫當介藩奮起功名之日靡不思得當以效用于世公既薄而不爲後值芳艸凋落之時又靡不借郡邑交游以爲光寵公又託而屢避甘同野客緇流作世外緣有古鑿坏踰垣之風所謂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公眞其人哉易簣之際撒手懸崖有非死生可得而關其懷者矣公生子萬曆丁酉十二月二十三日亥時歿于康熙丙午二月二十二日辰時享年七十妻徐氏封安人先公歿有子四人長議盜次議滯庠名容重卽子莊也俱封奉國中尉議踏議浙如前封皆早世女一適新建明經周白子庠生孟琇孫男杏棟孫女一議盜出樂梧容重出以今十二月十二日葬于觀音橋祖山之陽是

宜銘銘曰

汨乎無營其志介其行潔孝友成性其儀不忒蓋古隱君子流而寄意高遠視常變順逆不足以當其一快我銘斯石以永耀其泉壤之宅

王先生正中墓表

黃宗義

君諱正中字仲擣直隸保定人登丁丑進士第未謁選索游於高唐州

會大兵南下轉運銀杠亦避入高唐大兵圍高唐州守以爲銀杠且晚是敵物不如此驚城免士女屠戮流離之苦立要約使與議者押字仲擣與焉事平轉運者上失物狀於是逮高唐守及仲擣論死繫獄數年刑科給事中李靖理而出之降補揚州照磨移知長興縣國變後失官避地於紹興截江時以兵部職方司主事攝餘姚縣事是時公私赤立剽奪爲豪市魁里正朝得割付一紙暮便入民舍根括金帛係僕丁壯交錯道路郡縣不敢何問爲某營也仲擣設兵彈壓各營取餉必使經由於縣品覈資產裁量以應之非是則爲盜賊總兵陳梧敗於橋李渡海至姚鹵掠鄉聚仲擣遣兵擊之鄉聚相掎角殺梧行都忌仲擣者以此聲討某謂梧之見殺犯眾惡也不當罪正中上疏救之乃止張國柱劫定海王總兵縱兵大掠列船江上入城牢搜者二千人仲擣攔止所圍大姓數家從仲擣勾命仲擣爲之消息國柱終不得志而去田仰荆本徹先後過姚舟楫蔽江皆帖帖俯首不驚雞犬蓋人民之恃仲擣一時如決水之堤焉陸監察御史尙寶寺卿朱大定太僕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皆從浙西來受約束東壇山烽火達於武林仲擣短小精悍喜於任事雖以武甯羣從得不爲列營所撓亦其智計有以副之

也好讀實用之書不事文彩其言星象則從閩人柯仲燭於獄中受之
行都初建進所著監國魯元年大統歷丁亥訪某山中某時註授時歷
仲撫受之而去壬辰來訪授以律呂辛丑來訪授以壬遁仲撫皆能有
所發明自某好象數之學其始學之也無從叩問心火上炎頭目爲腫
及學成而無所用屠龍之技不待問而與之言亦無有能聽者矣楚然
之音僅一仲撫又以饑火驅走南北丁未二月遇之越城爲言年來益
困將於鑑湖濱佃田五畝佐以鑿卜續食耳其年八月十九日仲撫卒
年六十九權厝於山陰之陳常堰所著周易註若干卷律書詳註一卷
子一人三捷嗟乎某與仲撫交二十餘年與之同事而無成與之共學
而未畢仲撫生時已無人知仲撫者向後數年復更何如此紙不滅亦
知稽山塊土曾塞黃河也

惠君思誠傳

李容

邑有粹德高士惠君諱思誠字含真者余平生心交也爲人外木訥而
內文明孝友孚於鄉邦忠信可貫金石蚤歲游庠同庠之人欽其行誼
斂衽推先余弱冠識荆見其沈潛簡重不覺爽然自失興懷嚮往君亦
不以余爲不肖誤謂可與其學自是心孚意契懽然忘形余多言而躁

一生多口過君靜默寡言居恆尠尤悔余性卞急君性舒徐自初交以
至垂白未嘗見君有疾言遽色時相聚首藉以自律迨余杜門謝客與
世睽絕惟君之臨啟鑰晤言無閒晨昏方期時相過從慰余岑寂忽脾
弱食減思還造化勅斷家事勿復相關卻食飲屏家人寂坐弗語凝神
待盡余聞之遣醫診視卻藥弗進曰區區行年七十有三矣雖無甚疾
苦而不良於食葢數止於此也當安數聽命何用求生乃操筆柬余曰
屢蒙遣人遠視繼以醫藥雅誼肫摯感切於心奈賤軀大數已盡勢已
難挽諸事皆已了脫所難夷然者弟去後吾兄再無一人談心爲可傷
耳生死交情言盡於斯余得之驚愕憂虞亟命余兒慎言趨候至則見
其神閒氣定無異平時次晨衣冠危坐戒家人勿哭從容告別怡然而
逝噫四十年心交一旦訣別誰猶骨肉生死竟不相接地地下人閒從此
永隔自今以往余有面安向有舌安施悵悵前途何以終老殆無與樂
餘生矣余卽鐵石作肝亦安能免鍾期之痛也敬次其相與始末爲傳
以誌余思

李靖愨先生廷立墓誌銘

劉榛

庚戌春正月先生病將革子與簣山問榻前先生談笑相訣子謂藏之

惟恐不密者先生之節善之惟恐不彰者朋友之義也箕山業爲先生立傳而後日銘先生之墓其許我乎先生莞然曰身後名非子志也而墓中石又非貧兒能辨雖然卽於吾未死時就草令吾尙得聞之亦一快事矣嗚呼先生儼然在世而子忍爲之銘耶然而先生固不以死生爲懷者又重違先生命謹卽子所聞見約略以誌曰先生山西蒲州人諱廷立字亭立姓李氏或曰非李氏號華海又曰蓉懷以父號蓉江居士故也王父玉湖公舉嘉靖壬子孝廉歷官四川參政宦蹟詩名嘗與岨峽張司馬並傳母楊太君生先生於萬曆乙巳王母趙淑人甚愛之自爲課蒙稍長學於伯父繡江公勤力問學尤重氣節嘗奮然有當世之志己卯洛陽張公其瑾取中式以觸時忌去之未幾應明經選甲申李自成陷蒲得先生欲官焉先生以死拒之既脫奉母潛居南山下不復欲爲世用矣

清興攝政王傳檄到蒲按籍授官非其好也求人竊削其籍穴居首陽山中采藥自活己丑好事者倡亂於晉強以一官迫先生先生復多方以免凡此屢瀕於死輾轉遁逃而終不欲少屈以圖徼倖至於今耿耿如一日也辛卯授徒於宋久之於郡西南之郭村買田一區築舍數楹

遂家焉喜爲詩閒作古文詞略不規規前人而斂華返朴自成一家言其閒繞樹無棲嘔血喪母與夫鼓盆之慟羸博之感其心常戚然有不解之憂者無不於詩文發之其姓字不欲人知嘗因事自名曰離山子懷首陽也曰尺蠖生以屈爲伸也平居博衣危冠端方自持不欲接見時人與之遇則坦白樂易無不洞見肝膈然於人之挑達詭佞服飾新異者若將浼焉用是人亦爭惡先生有面侮者有竊笑者有見其詩若文怒而毀之者先生習而安焉不少動也晚年盲於目因號西河矇叟然猶日取書令其季子駛誦而聽之默識其妙其發爲文章詩歌則口授於駛而書之卽中夜有得亦必呼駛起焚火濡筆雖老病憊甚不倦也有憐而止之者曰吾之生機獨賴此耳先生旣病貌瘁而色彌和言悽而志愈壯其鬱然也若其中有餘痛而不可伸其陶然也若於心有獨得而不可易作自別自餞自舍自弔絕筆諸詩治命不作佛事婦女不近喪無從晉宋俗儀先生嘗自號了了此生至是人皆曰先生真了了者也配史氏或曰非史氏男三騷駛駛遺文若干卷其友田蘭芳議私諡曰靖愨先生銘曰

疇則生兮先生忘天篤先生兮斯世之光潺潺泌水峩峩首陽乃如之

人優游徜徉先生來兮宋之疆先生去兮白雲鄉志彌貞兮身晦身彌
晦兮道彰知先生者誰竟其蘊不知先生者止惡其老而踽踽盲也俚
俚昏將隕兮少微慘漸近兮北邙銘生前兮創典垂千秋兮永芳

雲霞逸人名傳李容

雲霞逸人不知何許人明亡後迹樓觀晦其名氏自稱祝遺民雲霞
其號也冬夏鬢首一布衲終身不易氣韻閒曠望之如圖畫中人性介
潔孤棲斗室罕與物接宴息之餘玩易洗心羣經百氏靡不流覽覃精
五千言有獨契余年未弱冠即重其幽貞自是遊樓觀必造其室相與
靜對和風拂坐清氣洗人語及明末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不覺泫然
叩以明事則弗應其隱操雅致殆與明初雪庵和尚同揆而遺民之稱
又宛一宋末高士鄭思肖也棲樓觀二十載人終莫能窺其際晚而舍
去東遊嵩山少室至南陽鄧州委化諺謂山不在高有人則名水不在
深有龍則靈今樓觀山水如故而逸人之迹則邈不可復覩矣撫今追
昔令人太息遂次其槩以誌余感所註五千言遺稿其徒尙滄夫什襲
以藏後之景仰高風者幸求諸斯編

故文學卞君煥文墓誌銘

邵長蘅

君諱煥文字孕靈弱冠補郡諸生有聲甲申之變聞烈皇帝死國意忽
忽不欲生一日盡裂其儒衣冠焚之君狀貌魁梧性嗜飲既絕意舉子
業愈以酒自豪然好議論亦喜譚兵間召客岸幘高譚連日夜目光睽
睽音吐如洪鐘燭見跋不肯休親知多目以爲迂君顧益喜自負順治
己亥六月海孽內訌攻陷京口因闕金陵人情恇擾荷擔立君笑曰寇
不久退矣夫采石爲金陵上游門戶兵法所必爭王濬自武昌順流指
建業韓擒虎濟橫江所謂拊其背而扼其吭也寇不知出此懸孤軍深
入久頓堅城之下其眾必疲金陵之甲搏其前吳淞之水犀躡其後腹
背不支必走矣後果敗遁去君持論往往奇中多此類也君嘗覽晉史
謂陶潛非沈冥麴者蓋子房自以五世相韓韓滅脫身結客冀報韓
淵明欲爲子房所爲而力不能乃不得已託於酒故朱子曰詠荆軻詩
淵明露出本色千古知淵明者朱子耳又謂阮籍有用世志沈醉非其
本懷廣武之歎胸中大有塊壘意蓋自寓云君旣自廢棄則益好劇飲
頽然自放每親交過逢談噱酣呼窮曠旭不倦醉則往往索欬悲歌泣
下人莫測其所以然噫嘻君一逢掖子非有宗社民生之戚而其磊落
無聊之氣若鬱滯不可解者乃一泄於酒以晦其跡而終其身居常仰

天歎曰古有夷齊爲餓夫我今爲醉夫噫嘻志可悲已卒以康熙庚戌九月距其生萬曆乙卯享年五十又六君性慇直與人言輒面折人過然亦以是嫉於人未卒前一月睚眦君者誣伯子以殺人訟於官邑令張公廉知其冤狀得不坐未幾遭疾卒君姓卞氏按狀系出晉忠貞公壺後靖康閒諱長卿者扈蹕南渡官兵部尚書賜葬毗陵勝西里子孫因家勝西二十傳爲考益愚翁諱某隱德不仕妣周孺人配錢氏先君若干年卒生四男子二女子四孫男子先是益愚翁舉四子君與伯兄孺人出叔季皆庶出翁歿遺產值數千金或謂君割產不當並它姬子君曰子詎有嫡庶耶卒均分之孺人亡事庶母陳極恭謹力捐若千金修大宗祠以歲時合族舉祀事是皆可書者君歿之三年諸孤將以某月日窆某所其甥陳貧自爲狀來請余銘請至六七不倦陳貧文士有氣節其言信銘曰

君果奚憤逃麴蘖知君者誰潛與籍我銘君藏不可泐

吳先生光傳李容昔吳康齋同時有龍潭老人者晦迹剗彩婆娑邱園余嘗懷慕其人今乃見之於野翁吳先生焉翁名光字與嚴江南武進人幼有至性十齡

喪母哀泣如成人毀幾隕生比就傅警穎不羣日誦數千言爲文說理而華有聲庠校入太學太學士爭交之傳其文以爲式久之翁厭帖括究心經濟務爲有用之學而以其餘力博綜典墳旁及九流百氏發爲議論自成一言清明調暢有韓歐風甲申之變翁聞之太息流涕心怛怛者數月取平日所擬時務並雜撰付火自是絕意人事結廬於瀉東僻壤日惟玩易自適倦則徐步隴畝與耕夫田叟較晴量雨話桑麻談稻稂耳不受市喧目不逐紛華足不入言偃之室口不爲名利之言恬泊逍遙嗒焉於山水之間自託於野翁爲野翁傳以見志其略云野翁無姓氏問其年亦不紀甲子性不喜城市雖居城市胸中自謂有邱壑也故自號曰野翁翁爲人少可而多怪落落寡所諧與世然又平易近情雖樵夫牧豎相對歡然未嘗有忤於物少讀書每厭章句得古人大意便爾欣然晚年一切度置高閣編茅插籬廬于中田桑柘之閒十畝閒閒將終身焉不復問人閒世亦不復知有人閒世人或謂翁胼胝之業田家亦以此苦而翁獨甘之無乃不近人情乎翁笑曰吾自樂此不爲疲也作苦之餘把壺自傾舉杯邀月不覺歌呼嗚嗚而翁從未嘗以詩酒問世世亦未嘗以詩酒多翁翁所最適意者荆扉畫掩閒居

靜坐曰吾於今日猶能置身義皇以上標枝野鹿庶幾未遠翁自號爲野翁人亦因而稱之曰野翁野翁云又自題其像云野翁野翁汝其是耶非耶胡不去而巾易而袍戴以笠簞衣之襪褊徜徉於桑柘之下隴畝之間而拘拘束服若此也耶余今爲汝贊贊曰野翁之像天子清癯落落寡偶人智我愚霑體塗足以耕自娛數椽容膝甕牖繩樞北窗之下其夢于于舉觴對月把酒一壺不廢吟嘯烏烏而呼任天且樂老我農夫見者莫不爽然自失其趣操與龍潭老人蓋異世而同風也所著有弄瓦吟一卷大學格致辨一卷論孟合參一卷中庸臆說一卷讀書錄鈔二卷五願齋文集耕娛集遂初集野翁日錄其若干卷而易粕十箋象數義理兼詣其極尤足指南來學於無窮云

二曲隱者容曰余杜門息影足未嘗他往歲庚戌躬祭先子於中州因便至吳吳人爲余言翁質樸坦易逃名避世之實甚悉翁亦謬不余鄙顧余旅次相與商證性命充然如有得也繼繼不捨遂稱莫逆翁年倍於余爲先輩而殷殷雅誼不棄葑菲其盛德虛懷默有以律夫余之簡亢也多矣故次其概以志不忘

貢士黃君子錫墓誌銘 魏禧

君諱子錫字復仲晚耕于杼山自號麗農黃氏世多顯仕君曾祖諱綜嘉靖丙辰進士廣西副使祖諱洪憲隆慶丁卯解元辛未會試第二人天下所稱葵陽先生者也官禮部右侍郎父諱承吳萬厯丙辰進士由戶科都給事自請外任歷官廣東按察司口使初廉使公上公車以多病偕沈淑人行壬子閏十一月十一日道出潞陽而生君幼穎悟廉使君篤愛之長與何慤人剛吳可黃夢白巢端明鳴盛朱子莊茂暲吳稽田鉏同學皆推服君君讀書每有疑夜臥必起相問難年十五補嘉興諸生試輒高等並三十九人餼文名日起浙東西皆知黃復仲張公溥陳公子龍咸器之君雖工制舉文然不事章句好讀史講求古今治亂得失之故乙酉以登極恩貢士第二人當事薦其才將授以要職卒不及君既家居時時悲憤習弓矢劍戟以自勞嘗傾家產佐義人急又爲畫計策陳公子龍有所建白恆屬君起草以爲中機宜若自己意出也每歲三月十九日必素食北向而叩首故舊有力者或勸以及時仕可得顯秩君愴然曰吾家五世受恩澤子錫且不才甯敢負先人乎君性孝友居父母喪皆哀毀盡禮與伯兄清伯相友愛推讓財產君嘗自買松山百畝構屋其中所謂杼山玉蕊莊是也推伯兄居之歲操艇入山

候視兄卒盡其哀遵父遺命以長子溥嗣歲壬寅君益氣盡快不自
聊乃挈家入杼山課子沈及童僕墜地種瓜瓜實大如斗又味甘遂以
爲業而人因名之曰麗農瓜君更以餘暇作畫常閒行阡陌蔭長松下
臨清溪興至輒寫以自娛久漸名于遠近遠近人爭購之寶而藏焉然
君意所弗善卽不可得禧嘗與君相遇于南州爲畫便面寒厓枯木禧
客楊州君又作匡廬霽雪圖以寄曰聊與君永結歲寒耳辛亥禧客嘉
興則君已之粵今年再之嘉興冀君歸相與結友申知己之言而粵中
訃至矣冬十月君子沈從粵扶喪還禧適在吳門沈再拜稽首泣奉狀
而請銘予不敢辭君之卒也歲在壬子月季春日二十有一距其始生
享年六十有一地在羊城之旅遺命沈曰歸我喪于妙喜杼山與伯兄
同葬君娶申氏相國文定公諱時行孫女兵部尙書諱用懋季女也子
六人溥深溥澍溥泌沈溥申出嗣世父深溥泌側室顧氏出溥側室張
氏出沈側室王氏出女四人一申出一顧出二側室楊氏出又側室周
氏無出孫八人孫女三人君之葬也溥溥先卒泌以愛次溥爲世父嗣
杖而稱孤者三人禧聞人蓋棺而論定君慷慨好義不酬其志吳鉏嘗
言往有金壇客避難投君君義之適鬻產得金二十兩悉舉以贈又轉

徙脫其死嗚呼忠孝之性窮且老不變於其葬也不可以銘乎哉銘曰
惟杼山之岡復仲之宅魂氣無不之而歸藏其魄其何樹之櫬以爲松
柏

樵李兩孝廉傳 張庚

李天植

孝廉李氏名天植字因仲平湖人居乍浦海上蜃園崇禎癸酉舉於鄉
三上公車癸未其子諸生觀卒自以有隱隱痛自刻責遂絕意于仕進
會國難乃改名確字潛夫喪亂後尙餘田四十餘畝宅一區乃并家具
分與所後子震及女而與妻別入陳山自是足不入城市訓童子自給
居七八載陳山寺僧開堂聚聽者眾避喧反蜃園復與妻居賣文以生
不足則妻爲椶鞋竹筥佐之又十載益困不能保其園復以妻委之壻
家而寄食于僧舍友戚憐之相與贖蜃園歸之於是復與妻居時年已
七十矣所後子亦稟訓棄諸生謀食四方老夫婦白頭相對時時絕食
有餽者非有故不受又十載蜃園僅存二楹雙耳失聰又病下墜終日
仰臥客至以粉版書相問答魏冰叔自西江來造其廬先生與之粉版
冰叔書竟先生視姓字則強起張目視之泣老淚滋滋下冰叔亦泣時

方絕糧冰叔探囊得銀半兩為買米炊飯共食作書與嘉興布衣周青士屬其集知交為先生月給冰叔過吳門見俟齋俟齋者崇禎壬午舉人徐枋亦不入城市者見書彙謂冰叔曰君意良厚但李君不受人餽君力量不能聽其餓死可也及青士輩往餽果堅拒不受未幾卒年浦有鄭嬰垣者孤子絕世與先生為石交先二年凍死雪中至是先生餓死臨歿云我無愧于老友矣時康熙十一年年八十有二葬牛橋所著蜃園集所後子歿乏嗣遺稟不可得矣惟續修乍浦九山志迄今猶有珍之者

巢鳴盛

孝廉巢氏名鳴盛字端明號啞峒嘉興人五歲而孤事母至孝稍長母或語父行述父言輒嗚咽幾絕出入交遊一咨于母既婚尺帛一錢不入私室思有以顯揚及祿養發憤力學崇禎丙子舉於鄉甲申明亡母亦歿即築室于墓顏其堂曰永思草堂閣曰止閣而自號止園跬步不離墓次康熙十九年年七十而歿蓋三十七年如一日也長洲徐枋俟齋桐鄉張履祥考夫海鹽陳恂子木聞訃會哭私謚曰正孝先生自晦跡後不為危言奇行以動眾詩亦不多作歿後檢其篋有甲申歲哭君

親師友四詩以業師吳魚在執友高元倩皆于是年卒也又癸丑三月十九日一詩結語爨桂有餘香埋沙認遺鏤引領望西山草莽永如結足以見其志矣甯都魏禧冰叔嘗訪先生于永思堂信宿別去他日述先生言為書致先生曰所云錯認時務以趨時為務者此人本心且不識安問時務固不足道獨有志俊傑而無澹泊寧靜之學雖出處得正而嗜欲名譽足擾其心則器不遠大將來措置設施必有坐受其病而不自知者此語鍼砭最切禧終身佩之至于論文云意有所會油然而吐之雖大文煥發具有夷然不屑之槩致為精論禧向匿影山中頗有此意及出而交遊未免應酬之際又欲其工不覺遂以文人自處大教所謂較論工拙沾沾自喜有好名之心有求于當世之意皆實實有之譬之先生如秦越人見垣一方五臟六腑傷滯無不畢見禧何能更措一語但當繼此鞭策以無負我友之相成耳觀此則先生持身之宏遠自晦之貞固友道之直諒而於行文之法均可得其槩矣子二勉勳勉子庭垣與余善古誼有祖風

贊曰靜志居詩話稱孝廉裹足不入城府者吳中有徐俟齋吾郡則李潛夫巢端明顧俟齋善書工六法名尤重至今無遠近寶其遺墨李巢

兩先生匿跡惟恐不深今里中士子亦不能舉其姓氏惜哉

又蜃園先生神道表

鄭嬰垣附

蜃園先生歿七十有餘年再絕世遺文散佚其從曾孫錫楨始哀其叢
殘之作合為數卷乞表章於當世予惟先生之大節在天壤無人不知
顧生平顛末則未有詳述之者異日國史隱逸傳將何所攷乃略為摭
拾纂文一通使表之墓先生諱天植字因仲浙之平湖乍浦人也曾祖
某祖某父某父有隱德先生少而蕭散其於世事泊如也嘗曰無欲則
心清心清則識朗識朗則力堅無欲則心真心真則情摯情摯則氣厚
時時以誨學者亦頗耽清言登崇禎癸酉鄉薦浦上之以科名起者自
先生始三上公車癸未其子諸生觀卒自以為有隱隱痛自刻責遂絕
意仕進改名確字潛夫彭仲謀作先生傳以為國難後始改名者非也
既游遭喪亂遣妾遣婢殆盡尚有田四十餘畝宅一區并家具一切分
畀所後子震與其女髡其髮別其妻逕入陳山自是足不至城市訓山
中童子以自給其自署曰學究老頭陀居山十年陳山之僧開堂先生
避喧始返其蜃園復與妻居賣文取食不足則與其妻為椶鞋竹筥以
佐之時有好事者約為月給供先生米力辭不受有司慕其高訪之踰

垣而避其所賦詩皆弔甲申以來之殉節者蜃園者乍浦勝地可以望
見海市者也又十年先生益困不復能保其園乃復以妻委之壻家而
身寄食於僧寺戚友憐之相與贖蜃園而歸之於是先生復與妻居則
年已七十矣所後子震亦稟先生教棄諸生願以謀食走四方二老相
對時時絕食歎曰吾本為長往之謀顧蠟屐未能乘桴又未能至於今
日悔之無及待死而已有餽之會者非其人終不受或問以身後曰楊
王孫之葬何必棺也又十年蜃園但存二楹雙耳失聰又苦下墜終日
仰臥客至以粉版相問答魏凝叔自江西來造其廬相對而泣臨別以
銀五錢贈之五反不受凝叔固以請曰此非盜跖物也乃納之凝叔因
屬曹侍郎倦圃糾同志復為繼粟之舉且謀其身後徐昭法聞之曰李
先生不食人食聽其餓死可矣俄而使至則言先生果堅拒不受凝叔
歎曰吾淺之乎為丈夫也嗚乎信夫凝叔之淺也但知為先生謀會而
不知為先生謀施會之人夫倦圃

新朝之貴人也先生肯會其會亦何待凝叔故昭法之在吳中能會之
者惟一退翁禪師餘莫能也昭法聞凝叔之舉而卜先生之必不食其
可謂相知以心者矣不數月先生死其時有鄭嬰垣者亦乍浦人也孤

子絕俗與先生稱金石交前數年凍死雪中而先生亦竟以餓死仲謀
又言先生能豫知死日賦詩而逝意以為禪定之功也予謂先生披緇
而未嘗談空蓋其靜極而明何必從蔥嶺得力乎先生生於萬曆十有
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卒於康熙十有一年二月初九日其年八十有二
娶黃氏葬於牛橋之西其所著蠶園集自震死乏嗣十不存一惟續修
乍浦九山志世間尚有存者其銘曰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正叔之言先生不媿百年宰木護茲遺蛻

又附李介節先生祠堂記秦瀛天地當乘除之運舊命既訖而一二巖棲川觀之士沈淪草莽屏跡人

世且餓死而不悔自漢以降多有之本朝之初如吾吳徐高士侯齋平湖李潛夫先生之二人者擬其志節

殆如論語所稱逸民者非與侯齋明舉人其父文靖公殉國難侯齋獨

處靈巖土室中數十年先生故居平湖之乍浦亦以崇禎閒舉于鄉鼎

革後髮髮入龍湫山中已而復歸乍浦蠶園蠶園者故先生所築遭亂

鬻於人逮是其戚友贖之以居先生者自餘蠶園僅存二楹時時絕

粒甯都魏冰叔欲周之謀諸侯齋侯齋曰李君不受人餽聽其餓死可

也先生果不受蓋先生之窮甚于侯齋而兩先生志行相似故侯齋之
知先生若是其深也侯齋沒其鄉人即其故居祀之今尚存而先生沒
後百餘年蠶園久廢子姓衰絕嘉慶八年海上慕義之士高先生之風
始請於乍浦副都統三韓本公乍浦丞嘉定李君首蠲俸緡其集金若
千兩議於某地築屋若干楹祀先生詎始以某年某月訖工以某年某
月工既蕆貢生韓子維鏞來無錫以余嚮者婁行部至乍浦企先生久
請為文記之嘗謂論語論次逸民首伯夷叔齊夫武王以仁伐暴夷齊
當無叩馬之事史記所稱或妄而餓死首陽不降不辱雖武王無以啟
之我

朝得統之正遠軼唐宋勝國遺民即仕無害於義先生豈不識天命而

必以苦節蜚遞者自處顧其耿耿之志皦然不滓介然如石之確而不

可易且冰叔亦志節士也祇以聲名太盛卒不免當途之物色而其與

周青士書欲以先生身後事屬倦圃曹侍郎似亦未為知先生者而先

生逃名海裔啟門埽軌卒偃蹇困踣以死殆尤非他人所及余故記先

生祠而并著之先生諱天植字因仲後更名確潛夫其號鄉人私謚介
節因以榜其祠云

動忍子武之烈傳 魏象樞

動忍子姓武名之烈字承之蔚州高士也賦性疎懶不事干謁見人富貴悖道義輒狂笑不已里中有孝友者如某某雖極貧且賤乃肅然敬憚之讀書尤好博古漢魏以上唐宋以下年月姓氏世系爵里悉成誦有友勸攻舉子業承之曰吾無宰官命科第非吾志也願以諸生老牖下又通數學與人卜多驗以故四方之人入蔚者知有動忍子云幼失恃稍長事其翁備色養翁老疾承之晝夜侍牀榻衣不解帶者數月翁曰蒼頭可代汝動忍子曰蒼頭服役久倦於勤焉能代兒乎比翁棄世晨夕奉木主一羹一菜必整衣冠揖而獻既撤乃食垂三十年如一日作五噫歌追念庭訓孝思極篤行事取法古人跬步不肯苟而自檢復甚嚴嘗指天而問曰性命形骸皆主人翁子我者我敢效賈客之營利而忘本耶有辨才論古今事頗類滑稽聞人有過輒面諍語出人多銜之因作動忍子傳蓋自箴也時或攜妻子居荒村不欲入城市人亦莫與交魏子每就而問之得所著詩文一集名曰動忍齋小言為行於世

徐先生波傳 沈德潛

徐先生元歎名波蘇之吳縣人其稱頑庵前代國變後所更號也少孤

向學為諸生旋入太學負意氣任俠急友朋難至欲為報仇破其家不顧喜為詩湔除塵俗抽思練要吳中求同調不易得之楚交鍾伯敬譚友夏時兩人欲變王李習見子子生新不主故常者力揚詡之名大著吳楚閒當是時先生年未艾欲留其身有為不以文人終也後見廟堂水火蛾賊四起柄國者泄泄無救時術慨然曰此乾坤何等時尚思燕巢幕上乎決志歸隱鼎革後葬父母天池山麓遂結廬老焉先是慕宜興山水流寓罨畫溪凡數年既往遊天台鴈宕峴山赤嶼諸名勝每登臨多懷古詩將老與友夏別友夏曰子還吳如落葉歸根矣書落木庵三字以贈後揭諸庵門松栝蔽空縛帚掃葉以供茶竈事之前定類如此先生既結廬天池與靈巖中峰二高僧遊寫像各貯佛寺談討多出世語言外人弗能聞也然讀其自撰頑庵生壙志廉悍之氣猶在簡中先生固逃於空虛者耶吳人士或目為迂人或目為詩老或目為枯禪而識者稱為遺民庶得其真云年七十四卒無子一女歸許氏生平著述多散佚今有謚簫堂集及落木庵彙藏於許太史家太史名集大父名崧為先生女夫亦有志行

沈子曰子壯歲過落木庵展元歎先生遺像題五言近體紀之中云大

地留書卷香林代子孫既重之亦閔之也今相距四十餘年中閒世事
雲煙消歇何可勝數而高人清節久而彌新古所云薄身厚志絕塵不
反者斯其人矣嗚呼人之可傳果在名位乎哉

邵先生泰清傳

邵長蘅

先生姓邵名泰清字以規世爲浙之仁和人雪樵其號性狷介方潔寡
言笑不苟諧俗家居以孝友聞大母林疾亟先生顓天匄以身代大母
病良已以高壽終兄客粵東或傳凶問至先生晝夜泣目爲失明年餘
得兄書知無恙則大喜目開明如初其摯性多類此明崇禎癸酉舉於
鄉出王忠烈公之門王忠烈公者名章江南武進人初令浙中以高第
入爲御史崇禎甲申三月闖賊入京師公方戎服巡城賊騎連呵下馬
公不顧賊槩公股遂墮公踞地大罵賊怒攢槩刺公至死罵不絕聲語
具余所爲武進三忠傳公死時先生以孝廉家居爲慟哭者案月已乃
斲木爲忠烈公主設之寢朔望歲時必祭祭則陳蔬脯酌酒再拜伏地
哽咽或號慟至失聲如是者幾三十年居常鞅鞅不自得曰吾前朝老
孝廉顧不能蚤從王先生遊地下卽死何面目見王先生故自甲申後
簪冠布袍屏跡靈鷲之呼猿洞不復入城市或語以時事默不應臨歿

勅其子曰吾死慎無乞誌銘嗚呼可悲也已卒時年七十八所著有忠
孝見聞錄甲子紀言雪樵吟若干卷初先生避亂居山中同年生某橐
千金寄其家人無知者某尋死於亂先生走數百里訪其子還之楊天
驕者亦同年生客京師遭疫闔門死者十八人親交絕跡先生躬視含
殮歸其喪又撫其孤汪度成立二事亦人所難者子昌國儻葛不拘小
節方閩粵用兵時上書親王纒纒數千言談兵事親王奇之又常獨身
入賊巢說降劇賊千餘人敘功當得官輒棄去昌國余兄弟行
邵長蘅曰宋謝翱以布衣受知文天祥參其軍事天祥死翱悲不自勝
常挾酒登子陵臺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酌畢號而慟者三已乃以竹
如意擊石爲楚歌歌闋竹石俱碎聞者傷之而史官之論曰翱蓋天下
士也翱不負天祥肯負國哉余於先生亦云

李先生灌墓誌銘

康乃心

歲丙辰故孝廉李向若先生以疾終於家越八月季冬將歸幽里先生
之弟雄飛攜所爲狀一帙策蹇過訪曰吾兄作古有日今且襄大事謀
元石焉願子一言以誌僕小子再拜伏辭謂先生曠代高賢異時史氏
將有特書蓋棺之論非海內名公如道隱豈山蘇門二曲輩不足以彰

有道示來茲小子末學後進雖獲侍琴履而卑微陋劣昧焉聞之是爲先儒增辱也固謝不徘徊累月竟不獲已遂奮筆而爲之誌公諱灌字向若一字連璧關中郟陽人也世居邑城東黃河大岸之坂頭村吾邑自三代以還爲有莘國漢置郟陽封域皆瀕河後始移今治聞其先蓋城南廓村人也今城村李姓者稱同祖歲時且拜掃云曾祖父尙貴力勤稼穡起家河南盧氏山中祖父福長父時顯皆忠正長者先生幼警敏讀書不尋常日盡數千言時望莘車公以憲副投簪負巨名號關西夫子先生每從之學爲制舉義雄古奇崛純以秦漢行之年二十卽入庠越六歲而食餼累冠諸生名馳三輔督學使者賈公校秦士奇其文拔置第一嘆曰閎生文令人振懾但恐子才大地氣不堪任耳其見器如此癸酉登賢書戊辰兩上公車時國家多故王事孔棘先生感慨賦詩和旅壁中韻有浴日壯懷擁帝闕瞻雲客淚點征衣之句癸未逆闖入關僭據西京徵兵調賦所在騷然及甲申三月賊臣誤國神京失守先皇仁明聖烈身殉社稷先生一聞十九日之變卽伏首北向號哭不食且與己卯孝廉呂公得璜慷慨流涕誓同死王事會呂以嚴慈之命不得以身許國而先生太公亦爲之垂泣勉慰計復無之遂

棄家東渡終以路梗不克北上至角北寺牢騷放廢遂披剃爲僧所寄書有風波自險吾心自平之語太公持而痛之屢使招歸

皇清革命

聖主當陽窮闡幽微徵天下巖穴有道以備側席先生堅抱盤石數以疾辭不應時偕同志孝廉管希聲呂公兄弟元佐仲往來太華賦詩招隱或累歲不知所向或竟著黃冠披緇衣哭歌山林行乞都市人之見者以爲此必李子向若跡之卽去已而訪之果先生也自是飄泊抑鬱多寄跡于僧房梵宇山巔水涯閒又自結茆庵于河許雖兒童父老歡笑終日時而採藥負薪行吟道旁若不知有人世者性至孝承志色養終身不怠妣雷以疾暴卒先生適他出聞喪而奔一慟幾絕哀毀骨立父或稍有憂色率諸弟姪班爛戲舞務得其歡心而止兄弟之閒自相師友至白首無閒言家居三十年與物無求與世無爭不激不隨無諂無驕性簡易接物坦易略無涯岸然極狷介非其人不友絕跡公庭至長吏求一見不得妻子短褐終歲屢空晏如也鄉鄰小有鼠雀必爲之反覆感諭令其自己又好以爲善陰德事勸人語意誠切被其溫音頑夫無不爽然好讀書博極祕緯而一本於忠孝之旨聽其言塵土俱

盡無一漫語爲文振筆直下海立山奔雄逸不可迫視詩歌磊落豪爽如萬斛珠璣湧地而出崆峒澗西之流也顧以性不近名所存無幾散亡者多矣惜夫惜夫先生少有奇質迴絕塵俗一日遊華山至極峯下方移目忽有異物飛至與談久之且曰要知未來但觀已往語近道者理或然也晚于城南乳羅山下金水溪中穿石鑿谷得田數十畝築舍其間名小桃花源將遂家焉未幾而卒卒之日鄉之老少男女無不流涕者嗟夫先生以不世之才抱匡時之略竟當如干將莫邪所向無前而逢值運會長農夫以沒世至當

新朝鼎定不次求人一時受爵王廷秉圭服紫者率皆際會風雲以就功名概託之管大夫魏文貞忍小圖大英雄屈己之例庸庸覲面相視爲常先生一鄉薦孝廉耳無官守言責誓不可逃之義而乃求死不已至于奮激奮激不已遂至于遺落然則如先生者固世所謂大愚矣夫人情誰不愛顯榮念妻子至于綱常名教之大居平坐論或以慷慨指髮自許樹立及夫情隨事遷蓋未有不喪其懷來者何先生之獨嶽嶽也先生以古今爲旦暮以軒冕爲泥塗以富貴窮通生死禍福爲春夏秋冬卽其數十年中蓋已不易不成不降不辱龍德遜世自命千古矣

然則神州沈沒之感青山舊國之思倦顧徘徊又未嘗不三致意焉嗚呼昔宋室遺民憫中都之淪亡至於樹冬青哭西臺雨雪空山往往有之靖難之後葉御史扁舟江上痛哭讀騷自號雪庵和尚今其俱在以先生觀之乃知古今未始不相同也往雲中郭匡廬先生來署郃邑最心折先生而與之遊稱爲近古大賢豈無謂哉兄弟五人潛以明經仕興安訓導遷甯遠學正灑庠生鴻庠生食廩少洋先生行二元配王繼種王趙王男三維極維相維楷女二孫男四熠焞焞孫女一先生生萬曆二十九年辛丑九月二十九日卒康熙十五年丙辰五月初八日壽七十有六以是歲十二月十三日葬於村西北黃河岸上二里之高原東望首陽從其志也是宜銘銘曰

有美一人兮大河其旁在渭之浹兮在洽之陽雲漢爲胸兮氣吐琳瑯筆撼五岳兮賦奪天章乾坤易位兮血戰元黃龍去鼎湖兮日月晦光忠孝兩窮兮永夜傍徨行吟澤畔兮披髮成狂探芝深谷兮蘿荔爲裳商華透迤兮希皓相將鳳德九輝兮千仞翱翔下眎浮空兮足亂蒼茫黃沚蒹葭兮白露爲霜溯洄從之兮道阻且長天喪斯文兮星附箕芒下遺一老兮頽我木梁掩袂流涕兮風淒雨涼孤山鶴去兮彭澤菊荒

不封不樹兮中野云藏更萬古而千秋兮歷沒世兮不忘

郭金臺傳 高兆

遺民郭公諱金臺字幼隗楚之湘潭人本姓陳氏名湜字子原稱遺民
從其志也其先出自穎川後唐同光中由豫章徙邵陵宋元代多貴顯
明初徙潭世居東霧山水奇勝公生而聰明超穎狀貌秀偉識者咸目
為異人年十五遺家難賴中表郭氏卯翼得脫郭氏初無子遂出繼弱
冠有聲鬢序閒讀書日十行下經史百家貫穿經緯詩古文詞下筆累
千萬言力追正始居家孝友至性過人與人交恂恂若孺子至慷慨言
事議論風生以是人咸敬且愛諸監司郡邑長屣履到門旌幣接踵時
吉藩加禮文儒延致邸館置禮賦詩歲以為常毋何數奇己卯壬午兩
中副車崇禎朝舉行積分法朝廷需才急破格用人朝士屢以名薦不
起例授官亦不拜既南渡隆武鄉試登賢書督師何公雲從堵公牧遊
皆論薦授職方郎中再起監軍僉事有司敦迫皆以母老病辭不就避
跡山中然於時事多所論列一二枕戈泣血之士崎嶇嶺海經營措置
不遺餘力當是時潰卒猖獗積屍盈野百里無烟公請於督師命偏裨
主團練力率鄉勇鍛矛戟峙芻糗鄉人全活者以數萬計

國初荆湖當事諸鉅公擬特疏薦於朝力請得免晚授徒衡山深衣幅
巾足不履戶外亦絕口不談世事嘗曰生逢世亂以親在未能一死塞
責不敢望疊山諸公得以廉夫老秀才終其身吾願畢矣丙辰秋以疾
卒於家年六十有七自題其墓曰遺民郭某之墓公壯年舉丈夫子二
皆早世子式穀以再從姪承繼歿後三月遺腹生一子式典孫鵬年等
七人所著有石村詩文全集五經駢語博物彙編凡數百卷行世
一品恩廕太學徐君桂臣墓誌銘 魏禧
君姓徐氏嘉興縣學生初諱趾生字朱草既以嗣父吏部尚書諱石麒
公恩廕入太學改名桂臣字貞侯先世具尚書墓誌初君本生祖莒蒿
公與贈尚書心虞公同父兄弟尚書公少時有故交詒公代試武場者
取解首事發心虞公大懼思有以全愛子不得莒蒿公遂挺身出代繫
囹圄者二十年尚書公脫身遠游數年事稍懈尚書隸籍清浦至萬歷
壬戌登第獄始釋莒蒿公之代繫也事連南浙兩臺使者交檄轉繫公
君父漢水公徒步職橐饘重趼流血君方保抱中備嘗困苦九歲喪母
褚孺人漢水公提攜就食轉徙不常然能奮志自力於學年二十補弟
子員有聲時尚書已登仕籍君未嘗持一牘干進有司及他請謁嘗謂

子功燮曰吾兩世先人遭大難吾身受摧折俱不忍道讀書佛寺十五年一門無樞冬無緼火未嘗不發憤至樂而忘憂也言已泣然君自負其學取一第如拾未幾國變遂謝去先是尚書無子有武水同姓子因緣門下尚書南北宦游家政大小悉屬綜理崇禎壬午尚書繼室馮夫人卒繼嗣未定同姓子擅發喪以己名爲後時尚書掌刑部以失讞熊公開元姜公採獄罷官閑住歸至淮聞之飛書當事及所親言是子非族類不可以主宗祧迺遣歸立毀前議更定訃文申明立後之義告諸祖廟而立君爲嗣既念同姓子成勞以爲古人有養子之例命並子之明年南都建號公晉吏部尚書又明年尚書公殉節圍城君冒險求公遺骸時殺人如麻橫屍流血于路君徒步竄身其間晝伏夜行奉公柩歸葬君既痛尚書死忠益閉戶不出不逞之徒動以義士頑民相誚讓撼君於風波者垂三十年始定凡盜賊水火獄訟相連及幾滅門者再喪身者四而左臂以求尚書遺骸時爲箭所傷血出過甚每西風作則負痛呻吟不自勝享年六十有四娶胡氏子功燮娶嚴氏次震美娶朱氏女一適吳孫男女各一皆震美出君束身儉約性醇厚生平無玩好口腹之欲妾媵之娛惴惴小心不敢以顏色先人語人言未嘗道人過

語人帷簿事與同里施君博俞君汝言爲同道交博覽古籍自六經子史旁及二氏天官地理百家之書無不究焉嘗以李虛中書自占曰吾之生歲在甲寅庚午之月丙寅之日時維戊子大運丙爲比子冲午流年丙爲比爲劫財幫日辰太甚丁又爲幫雖陰火不及陽之剛烈然非佳兆也丙丁之歲吾其殆乎丙辰冬君病丁巳正月五日卒年月日君二子將葬君某地功燮介吾通家子俞炳以狀來乞銘時予養疾吳門功燮居距吳門百餘里年踰四十未嘗一至于此詣予乞銘乃至遂不辭而爲銘曰

君少丁家難壯遭國變身爲貴胄未嘗有一日之宴遂坎壈以幾然且歿身而無怨君臥地下且仰面有君有父克靖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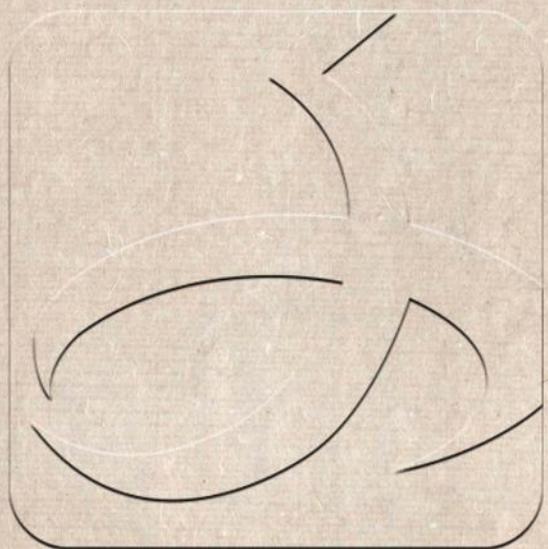
李逸民魁春墓誌銘

沈德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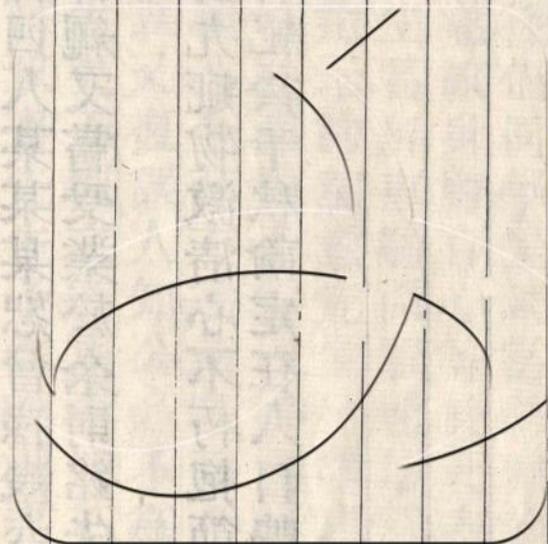
康熙丁巳歲李逸民筠叟先生卒年八十越十三年庚午葬先生於梅灣山萬池字圩志石未立迄今五十一年先生孫恕懼高行之湮也屬草誌銘鑄諸石先生名魁春字元英晚號筠叟系章渠李氏爲前明諸生與潛忠先生許玉重琰以甥舅爲莫逆交當是時流寇披猖中原板蕩江左諸紳士立門戶縱情文酒先生與潛忠論古今節義士皆裂髮

豎恨不能以諸生效死疆場開會甲申變思陵殉社稷問至北向號哭
家人知有死志日夕環守不得死後聞潛忠死日玉重死我何顏獨生
玉重死而我生我無以安玉重魄我益滋戾收其骨葬白公隄南撫卹
其家福王南渡後倡同學呈請當路贈翰林典籍私謚潛忠不負同志
也先生死志未遂故身雖存心等於死方袍角巾屏跡郊墊時直指李
公某按吳重先生名屏車騎微服過訪既相見道姓名知前進士赫然
爲達官者也直指不勸駕意先生曰聞之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
稱盡美能全孤竹之潔楊子雲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今鴻已冥矣弋
人猶不忘篡邪願公全薛方逢萌之節拜賜實多否則死耳且君子愛
人以德既已自誤又復誤人知公必不爲也直指慙謝去繼以高隱鴻
儒顏額相贈先生笑而裂之遂甯李如石先生實令長洲棄官後僑居
吳門往來無閒嘗致書先生子性峭潔君亦不耐氛垢廿年來晦明風
雨悲歌憤吐無日不共之余固覺臭味之合君不免土炭之嗜矣云云
時先大父亦棄諸生奉劉剩庵學博避地陽城湖濱歸故里每之李長
洲寓及先生家先生以兄禮事大父二人會合或終日默坐或慷慨歌
泣外人莫能測也先生愛佳山水一瓢一杖逍遙林壑閒喜種竹方曲

屏障悉畫竹名其齋曰竹隱別有寄託非山濤王戎意也既老杜門日
誦楞嚴豈一生心跡不能自吐託之空門以消其抑鬱耶生平纂述甚
富經史子集及陰陽醫卜之書多鉤纂註釋鼎革後委諸燼今存春秋
三傳訂疑痘科合璧皆屬晚年刪定者配沈氏官浦望族子二長淇次
汝霖吳庠生孫四人某某恕曾孫幾人某某繩長洲廩生余家與李
本世戚而曾孫繩又嘗受業於余則銘先生者宜余抑微顯闡幽吾生
素志也銘曰
龍潛鳳遶遶陽九疵物激清心不朽抱節後死對死友幽堂杳杳閉已
久銘辭勒石四紀後千秋論定在人口嗚呼有吳逸民李筠叟



碑傳集卷一百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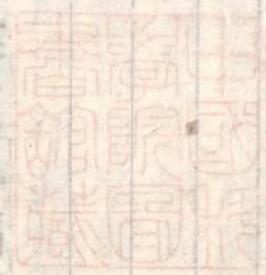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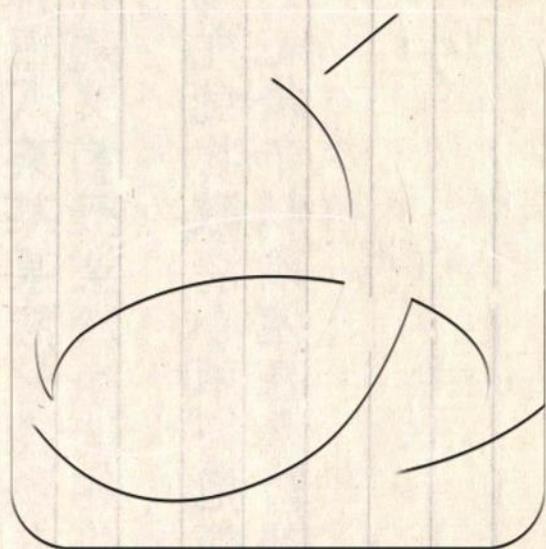
貴筑黃彭年編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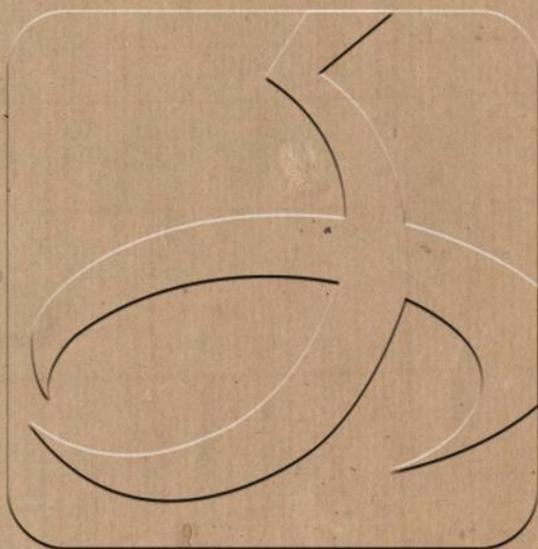
碑傳集卷一百二十四

五



中華書局一九五二年





果